



2020年4月28日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471(2019)号决议延长任期的专家小组成员谨随函转递根据该决议第 3 段提交的最后报告。

报告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对报告进行了审议。

专家小组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最后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
协调员
埃米利奥·曼弗雷迪(签名)

专家
劳拉·伯纳尔(签名)

专家
马克·费鲁洛(签名)

专家
迪恩·吉莱斯皮(签名)

专家
安德烈·科尔马科夫(签名)



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根据第 2471(2019)号决议提交的最后报告

摘要

南苏丹过渡政府于 2020 年 2 月成立，标志着一个政治里程碑。虽然南苏丹的和平仍然脆弱，但《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的签署方创造了一个狭小的政治空间，使遭受冲突后果之害的南苏丹人民能够享受和平红利。然而，地方和国家一级对安全控制以及为经济资源的竞争，仍然是使该国继续难以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持久原因。

有选择和不完全地执行根据重振和平协议所做的有关安全方面的妥协规定，威胁到南苏丹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特别是，协议签署方没有在最后期限前完成过渡安全安排，包括迅速进驻部队以及组建、训练和重新部署必要联合部队。在团结州，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强迫招募平民，包括儿童，以扩大其部队规模，以便纳入进驻营地进程。

在重振和平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国家安全部扩大了其不受约束的安全控制，以压制政治和公民异议。国家安全部任意将平民拘留在被称为“河滨”监狱，并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也进行了类似的暴力和法外活动。在林·图维尼·马博尔·邓少将的领导下，该情报部门在一座名为“Giada”的监狱里任意拘留、折磨和杀害平民。

国家安全部没有参与部队整编进程，违反武器禁运，收到苏丹情报总局为国家安全部的部队提供补给的第三批武器。在 Akol Koor Kuc 中将的领导下，国家安全部的国内安全局以及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也在瓦拉布州和湖泊州招募、训练和武装了单独的民兵部队。

政府和反对派武装部队继续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使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重振和平协议的战争方法。例如，中赤道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行为，占领民用建筑，抢劫和焚烧财产，并把人道主义工作者作为袭击目标。该国仍然高度军事化，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都没有撤离平民区，这对稳定构成了风险。

促成停火和过渡政府的政治安排减少了大规模战斗，但没有充分解决冲突的经济层面问题。主导的经济体制没有充分防止国家资金的不当分配和转移，这种情况有可能破坏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改善。例如，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作为监督过渡前阶段的机构，未能透明地管理分配给执行和平的国家资金，例如没有为营地和培训地点提供足够的资源。

南苏丹平均每月从出售石油中获得约 8 200 万美元的平均收入，石油是该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经济资源，也是一个受金融不当行为影响的部门。2019 年年中颁布的新的公开招标程序并没有像重振和平协议第 4 章所要求，提高该国石油管理和销售的透明度。国家安全部通过其业务受益于石油收入，包括通过接受油田服

务付款的苏德安保服务有限公司。此外，国家安全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收到了保护油田的实物捐款，这等于是相当大的非货币和预算外付款形式。

在多年的冲突中，由于缺乏对该国资源的行政监管和透明管理，因此，能够非法提炼和开采该国的自然资源。在东赤道州，卡佩塔的当地政府允许大多数无照矿工非法使用工业设备提炼黄金。在东赤道州的其他地方，军方已经受雇保护非法砍伐的木材的运输。例如，幸运之友贸易和建筑有限公司(Lucky Friends Trading And Construction Co Ltd)的非法伐木依赖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保护。

国际社会带头进行了一场复杂的、多方面的外交施压运动，导致成立了过渡政府，并使得签署方能继续对话。对国家政治采取包容各种政见的方式使得许多活动是在重振和平协议商定的时间表和框架外进行。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没有遵循关于国家机构的结构改革、重建遭到破坏的社会结构、财务问责和司法等迫切需要的协议规定。如果不进行改革，数百万逃离家园的南苏丹人将会觉得回来不安全。

邻国一直未能遵守重振和平协议和安理会的制裁制度。例如，该区域各国各自的海关单位没有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问题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任何检查报告，这破坏了确保对武器禁运作出全面承诺的努力。该协议的主要担保国苏丹和乌干达违反了武器禁运。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在中赤道州保持驻军，苏丹情报总局向南苏丹运送武器。

对南苏丹和平的广泛支持尚未促进一贯遵守重振和平协议的规定。然而，如果各方充分履行该协议，该协议的详细规定将能处理冲突驱动因素，包括处理延迟伸张正义和问责，不受约束的安全部队为实现政治目标实施暴力，以及允许错误分配和转移国家资金和自然资源的经济制度等问题。

目录

	页次
缩写	6
一. 背景	7
A. 任务授权和旅行情况	7
B. 与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7
C. 方法和形式	7
二. 安全和人权：对平民的威胁、侵犯和冲突动态.....	8
A. 未实施的安全安排威胁到平民	9
B. 在团结州强迫征兵，包括招募儿童.....	10
C. 国家安全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严重侵犯人权.....	12
D. 招募、训练和武装民兵	14
E. 国家安全局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	14
F. 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以及国际法和人权法的行为.....	15
G. 中赤道州的强迫流离失所、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和对平民的袭击.....	15
H. 包括迈乌特犯下的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在内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17
I. 与平民区军事化和武器扩散有关的安全风险	18
三. 财政和自然资源：非法开采和挪用公共资源的风险.....	20
A. 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当的风险.....	21
B. 从石油销售中挪用公款的风险	23
C. 从石油生产和收入中挪用公共资金的威胁	24
D. 通过给安全部队的实物援助提供的没有入账的公共资源.....	26
E. 容易被国家安全局滥用的独立收入	26
F. 非法提炼黄金	27
G. 东赤道州非法使用工业设备和无证矿工的情况.....	28
H. 东赤道州的木材非法开采和贸易	30
I. 非法采伐：幸运之友贸易和建筑公司的例子	32
四. 最新政治情况：持久和平的前景和该区域的作用.....	33

A.	对落实和平和国际努力的各种承诺	33
B.	乌干达军队违反武器禁运	33
C.	苏丹的政治调解和违反武器禁运	34
D.	与州数目及其边界有关的威胁	35
E.	未解决的冲突结构性原因	35
五.	执行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36
六.	建议	37
七.	附件*	39
1.	Map showing the route between Bentiu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Site (PoC) and Dhorbor (SPLA-IO HQ)	39
2.	Riverside facility operated by NSS.....	40
3.	Abuses and actions contrary to the R-ARCSS by the SSPDF MI	41
4.	Violations to the Ceasefire in Maiwut County.....	45
5.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seven of the eight damaged Mi-24s stored at the SSPDF general headquarters, known as Bilpham	55
6.	Third allotment of additional \$40 million transferred to the NPTC	56
7.	Rome Declaration on the Peace Process in South Sudan.....	57

* 附文仅以提交的语文传阅，未经正式编辑。

缩写

停止敌对行动协议	停止敌对行动协议
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 监测和核查机制	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
情报总局	情报总局
伊加特	政府间发展组织
国安局	国内安全局
民阵	民族拯救阵线
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
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	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
国安部	国家安全部
《重振协议》	《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
苏人解反对派	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
苏人解运动-前被羁押 人员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前被羁押人员
苏人解运动/反对派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派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部 阿卜杜勒阿齐兹·希卢派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部阿卜杜勒阿齐兹·希卢派
南苏丹反对派联盟	南苏丹反对派联盟
南苏丹反对派运动联盟	南苏丹反对派运动联盟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 情报部门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
南苏丹联合阵线/军队	南苏丹联合阵线/军队
南苏丹特派团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

一. 背景

A. 任务授权和旅行情况

1. 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号决议对助长南苏丹冲突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设立了制裁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问题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于 2015 年 7 月 1 日指认了将对其实施定向制裁的 6 名个人。随着第 2428(2018)号决议的通过，安理会对南苏丹领土实行武器禁运，并在制裁名单上增加了两人。安理会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通过第 2471(2019)号决议，把制裁制度延长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2. 安全理事会第 2471(2019)号决议还将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使其能够提供信息和分析，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将与指认可能从事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3 至 15 段所述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的活动的个人和实体有关的工作。

3. 秘书长经与委员会协商，任命了专家小组的五名成员(见 S/2019/544 和 S/2019/896)：一名人道主义事务专家(劳拉·贝纳尔)、一名自然资源专家(马克·费鲁洛)、一名武器专家(迪恩·吉莱斯皮)、一名财务专家(安德烈·科尔马科夫)和一名武装团体与区域问题专家(埃米利奥·曼弗雷迪)。曼弗雷迪先生被任命为专家小组协调员。

4. 自 2019 年 8 月以来，专家小组成员已前往埃塞俄比亚、意大利、肯尼亚、南苏丹、苏丹、瑞士、乌干达和美利坚合众国。

B. 与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5. 虽然专家小组独立于联合国各机构开展工作，但它要感谢南苏丹特派团在实地提供的支持，也感谢其他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别是在纽约的工作人员。

6. 专家小组在工作过程中会见了南苏丹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信息、通信技术和邮政部、财政和规划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石油部、矿业部、农业和粮食安全部的代表、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总参谋长、南苏丹银行的代表和过渡全国议会议长。

7. 专家小组在执行任务时与会员国、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南苏丹特派团进行了广泛协商，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8 段强调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了这一点。

8. 专家小组在南苏丹和其他地方会晤了联合国机关和机构的代表。专家小组还与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以及南苏丹人权委员会的代表进行了磋商。

C. 方法和形式

9. 本报告是根据专家小组的研究以及对南苏丹政府、其他会员国、区域实体、国际组织和商业实体提供的文件所做审查编写的。报告还借鉴了专家小组先前的

工作，包括以往提交安全理事会和委员会的公开和机密报告、数百次访谈以及各种来源提供的大量可靠信息。

10. 专家小组遵循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报告(S/2006/997)所建议的标准。这些标准要求依据经核实的真实文件、具体证据和专家的现场观察。为达到适当的证据标准，专家小组已通过多个独立消息来源证实了本报告中的信息。

11. 专家小组以尽可能透明的方式开展研究，同时优先考虑在必要时进行保密。如果披露某个消息来源、某份文件或某个地点可能危及消息人士的人身安全，则此来源、文件或地点被视为机密。

12. 本报告分为六节。这一节包括导言，第二节概述了安全问题，包括持续的冲突和经核实的侵犯人权以及违反人道主义和武器禁运规定的行为。第三节侧重于与南苏丹和平与安全相关的经济因素，如挪用资金和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风险等。第四节介绍了该地区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和执行《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面临的重大风险。最后，在审查了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之后，专家小组在第六节提出了一些建议。

二. 安全和人权：对平民的威胁、侵犯和冲突动态

13. 2020年2月21日，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解散现任政府，任命苏人解/反对派主席里克·马沙尔·特尼为第一副总统。通过马沙尔和四位副总统(塔班·邓盖、詹姆斯·瓦尼·伊加、丽贝卡·尼登·德马比奥和侯赛因·阿卜杜勒巴吉·阿伊伊·阿科尔-基尔)宣誓就职，基尔总统启动了重振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的组建，并根据重振和平协议第1.1.5条，启动了为期36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将在全国选举后结束。¹

14. 当签署方就州的数量及其边界问题达成妥协解决方案，从32个州恢复到10个州加3个行政区时，² 过渡政府在重振和平协议框架外成立。然而，专家小组注意到，长期拖延解决州问题只是签署方在过渡期前8个月及其两次延期期间未能解决的许多强制性规定之一。在此期间，签署方(特别是现任政府)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意愿、信任和紧迫感来遵守协议的关键条款，以便为将南苏丹人民的利益放在和平进程中心的基本改革铺平道路。

15. 有选择和不完全地执行这些过渡前任务一直是对南苏丹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持续威胁，因为许多关键的过渡前规定仍然悬而未决，其中包括通过宪法修正案，将重振和平协议纳入《过渡宪法》(第1.18.1.1条)；重组州委员会(第1.15.13条)；

¹ 总统还重新任命了他的两个长期盟友担任关键职位：图特·邱·加特鲁克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马伊克·艾伊·邓担任总统事务顾问。见塔马祖伊电台，基尔解散整个政府，任命新的副总统，2020年2月21日。

² 这是指 Abiey、鲁翁和皮博尔。在朱巴、耶伊、内罗毕和坎帕拉，与政府代表、民间社会人士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

以及过渡前的安全安排以及组建、训练和重新部署必要联合部队 (第 1.4.3.4 条和第 2.2 条)。

A. 未实施的安全安排威胁到平民

16. 根据与包括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在内的重振和平协议签署方的政治和军事代表的对话, 专家小组评估说, 建立 83 000 人的必要联合部队基本上尚未完成。³ 2020 年 2 月 12 日, 专家小组审阅的一份联合过渡安全委员会(联委会)文件显示, 在 18 个已建立的训练中心中, 有 17 个中心的必要联合部队士兵总数为 4 5436 名, 仅略高于协议规定的 83 000 名总兵力的一半。⁴ 与反对派士兵相比, 训练中心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在必要联合部队中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

17. 根据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人解/反对派提供的多项经证实的证词, 许多主要指挥官指示其部队置身于安全重整进程之外, 保留武器, 随时准备重新参加实战, 这违反了重振和平协议第 2.2.2 条和第 2.2.3.3 条。⁵ 此外,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没有收集远程和中程重型武器(第 2.2.3.2 条)或提供详细说明其部队位置、规模和武器的地图(第 2.2.3.4 条), 从而令人怀疑其真正重新整合部队的意愿。⁶ 专家小组注意到, 缓慢的一体化进程也引发了类似的情况, 导致 2015 年 8 月和平协议破裂, 并在 2016 年 7 月重新爆发冲突(见 S/2016/793)。

18. 安全重整和筛选过程存在缺陷。缺乏生物特征筛查程序, 以及向营地和营房地地点分发的登记表数量不足, 导致这一进程缓慢且杂乱无章。例如, 专家小组证实了登记名册上的一些人并不存在的信息。在其他情况下, 平民加入进驻营地进程, 希望被指派担任某个军衔和获得相关的经济利益, 如工资和养老金。⁷

19. 至于在营地登记的经核实的反对派部队, 许多士兵撤离了营地。在某些情况下, 反对派士兵由于缺乏包括基本设施和食物在内的服务而撤离。在其他情况下, 部队缺乏对安全重整进程的政治承诺。⁸ 与此同时, 专家小组证实了大多数被指定进驻营地的苏丹人民国防军部队成员没有进入营地的信息, 而是仍然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军营或其他前哨。⁹

³ 在朱巴、内罗毕和坎帕拉并通过电话与苏人解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指挥官、安全机制代表、南苏丹特派团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

⁴ 专家小组存档文件。来自不同安全机制的官员向专家小组展示的机密文件显示人数更少。在朱巴与安全机制代表的访谈, 2020 年 2 月。

⁵ 在朱巴、坎帕拉和内罗毕并通过电话与苏丹解放军/反对派、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国家安全部官员、南苏丹特派团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

⁶ 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2020 年 1 月至 2 月。

⁷ 同上。

⁸ 同上。

⁹ 在朱巴、内罗毕和坎帕拉并通过电话与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指挥官、安全机制代表、南苏丹特派团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2020 年 1 月至 2 月。

20. 2019年11月,尽管进驻营地过程中存在挑战,联合防御委员会(联防委员会)指示所有部队前往训练中心。¹⁰然而,该委员会和其他过渡安全机构的代表告诉专家小组,与营地类似,培训中心缺乏基本的筛查能力和必要的设施。¹¹此外,对必要联合部队的训练一直局限于基本的道德取向,而不是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训练。¹²

21. 重振和平协议指示该国的武装团体保障法治,对人民负责,重新开放政治和公民空间,并为国内外平民返回家园提供必要的安全。因此,专家小组注意到,签署方未能执行过渡前安全安排以及根据协议第1.4.3.4条和第2.2条组建、训练和重新部署必要联合部队,对重振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和本已脆弱的平民人口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B. 在团结州强迫征兵,包括招募儿童

22. 专家组自2015年成立以来,记录了南苏丹强制征兵儿童和成人的情况(见S/2016/70、S/2019/897和S/2019/301)。专家小组经过调查证实,这种做法仍然有增无减,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都把儿童和年轻人作为招募目标。在团结州,两支部队都进行了强制征兵,以增加驻扎营地和训练中心的士兵人数。专家小组发现,在过渡预备期100天延长期结束之前,2020年1月和2月招募人数激增。¹³

23. 2020年2月,专家小组在访问团结州期间,发现有证据表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在科赫、潘尼贾尔、鲁布科纳和马延迪特四县强行征募12岁以下儿童和18至27岁的年轻人(见机密附件1)。¹⁴专家小组证实了以下信息,即:下列指挥官下令进行,并亲自管理了,强制征兵:由副总统塔班·邓·盖控制的、位于库尔吉尼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第4师詹姆斯·加利亚克·凯准将;¹⁵以及位于丁丁周围的村庄(包括库阿赫和朱阿赫,以及尼亚杜和鲁布科纳)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第4A师图鲁克·霍尔少将。¹⁶

¹⁰ 在朱巴和内罗毕并通过电话与安全机制代表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2020年1月至2月。

¹¹ 例如食物、住房、厕所和医疗支助。在朱巴和内罗毕并通过电话与安全机制代表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2020年1月至2月。见Priscah Akol,“饥饿将和平士兵从瓦乌训练中心赶走”,Eye电台,2020年3月10日。

¹² 游行和歌唱是主要活动。在朱巴和内罗毕并通过电话与安全机制代表、南苏丹特派团、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人士的访谈,2020年1月至2月。

¹³ 2020年2月,在本提乌保护平民住地、多尔博尔、丁丁、勒尔、穆姆训练中心和鲁布科纳市场,与民间社会、社区领袖、受害者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¹⁴ 同上。

¹⁵ 这些部队被正式并入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但仍保持着单独的指挥结构。见S/2019/301和本报告附件1。

¹⁶ 2020年2月,在本提乌保护平民营地、多尔博尔、丁丁、勒尔、穆姆训练中心和鲁布科纳市场,与民间社会、社区领袖、受害者和亲属以及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24. 由于这次招募活动范围广，儿童和年轻人避免在本提乌保护平民地点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该地区总部所在地多尔波之间过境(见附件 1)。¹⁷ 小组证实了以下信息，即：这些地区的年轻人搬到保护平民住地是为了免遭绑架、再被带到穆姆训练中心。¹⁸ 受访者强调，他们不敢离开住地，认为那是该地区唯一安全的地方。¹⁹

25. 此外，被绑架平民的家属告诉专家小组，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没有安全感，曾考虑搬到(或在某些情况下返回)保护平民住地。²⁰ 几名受害者和亲属对小组解释说，霍尔少将麾下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部队曾威胁过他们。²¹ 在小组约谈的受害者中，有一人解释说，“如果我们逃走，他们将向我们的家人勒索牛或山羊；我们必须留下来，”²² 而另一人则指出，“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儿子敢逃跑，他们就会回来带走我们的山羊。”²³

26. 专家小组根据它所进行的多次约谈发现，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强拉壮丁时，采取的行动方式类似。在大多数情况下，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其中一些人身着制服)乘坐小卡车，在大白天来到村庄，拦住儿童和年轻人，迫使他们上车。然后，被强征的新兵从村里被带到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或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总部，随后转移到穆姆训练中心。²⁴ 一名受害者告诉专家小组，“他们把我抓起来，扔进一辆卡车；车上至少有 2 名儿童和另外 10 名成年人。”据后来逃脱的这名受害者说，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将被绑架者带到鲁布科纳的 4 师军营。²⁵ 其他事件发生在夜间——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其中一些人身着制服)把年轻男子强拉上车。²⁶

27.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否认在团结州强制征兵的做法。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霍尔少将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彼得·马利斯准将分别否认绑架过平民。马利斯准将告诉专家小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

¹⁷ 2020 年 2 月，小组访问团结州。

¹⁸ 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¹⁹ 2020 年 2 月，在本提乌保护平民住地、多尔博尔、丁丁、勒尔、穆姆训练中心和鲁布科纳市场，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解放军反对派军官、民间社会、社区领袖、受害者和亲属以及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²⁰ 同上。

²¹ 2020 年 2 月，在鲁布科纳市场和本提乌保护平民住地，与受害者和亲属进行的访谈。

²² 2020 年 2 月，在团结州，与一位受害者亲属进行的访谈。

²³ 2020 年 2 月，在团结州，与一位受害者进行的访谈。

²⁴ 2020 年 2 月，在本提乌保护平民住地、多尔博尔、丁丁、勒尔、穆姆训练中心和鲁布科纳市场，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解放军反对派军官、民间社会、社区领袖、受害者和亲属以及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²⁵ 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一位受害者进行的访谈。

²⁶ 2020 年 2 月，在本提乌保护平民住地、多尔博尔、丁丁、勒尔、穆姆训练中心和鲁布科纳市场，与民间社会、社区领袖、受害者和家属以及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反对派只是在“收集军营外的士兵”。²⁷ 专家小组注意到，霍尔少将和马利斯准将都没有麾下的士兵名册，因而难以确定武装团体的规模，妨碍人们对被强行招募的士兵进行核查。专家小组注意到，由于鉴别士兵身份的方法不充分，如果存在疑问，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即应将他们释放，并将其作为平民对待。²⁸

C. 国家安全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严重侵犯人权

28. 与重振和平协议的规定相反，政府维持了封闭的公民和政治空间；基尔总统没有表现出任何要限制国家安全局或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不受约束的安全权力的意图。²⁹ 2020年1月，基尔先生通过总统令赦免并释放了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彼得·比亚尔·阿贾克、商人科比诺·沃尔·阿戈克和其他28名在押人员。³⁰ 然而，专家小组获得的信息显示，其他政治犯仍被关押在国家安全局及其军事情报机构，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而且违反了该协议第2.1.6条；该条要求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监督下、释放所有战俘和被拘留者。³¹

29. 专家小组此前报告称(见 S/2019/301 和 S/2019/897)，国家安全局，通过其国内安全局，尤其无法无天，在国家官方结构之外开展行动。专家小组证实了以下信息，即：国家安全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进行了公然违反重振和平协议并对南苏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法外活动。³²

30. 国内安全局局长阿科尔·库尔·库克中将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林·图安尼·马博尔·登少将(人称“贾纳菲”)直接发布命令，要求在法律正当程序之外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和法外处决被认为是反对者的人。³³ 专家小组特别核对了以下情况，即：国家安全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在朱巴经营监狱，其部队人员在那里大肆践踏人权。

31. 正如专家小组以前报告的那样(见 S/2019/301)，国家安全局在其总部保留了一处拘留设施，通常称为“青宫”，用于其非法拘留方案。此外，小组核实

²⁷ 2020年2月12日和13日，分别在丁丁会晤霍尔少将，在穆姆训练中心会晤马利思少将。

²⁸ 见《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三条。

²⁹ 2019年11月-2020年2月，在朱巴和未公开的地点，与安全部门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包括电话访谈。

³⁰ 2020年1月，在朱巴未公开的地点，与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包括电话访谈；见2020年1月2日《苏丹论坛报》，“南苏丹的基尔赦免活动家彼得·比阿尔、另外29名囚犯”。

³¹ 2020年1月至2月，在朱巴、内罗毕、坎帕拉，与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包括电话访谈。

³² 2019年8月-2020年2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和国家安全局人员、安全部门高级官员、民间社会、社区领袖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³³ 同上。

了以下情况，即：南苏丹各地存在着国内安全局控制的其他正式和非正式拘留设施。³⁴

32. 专家小组证实，朱巴存在着国内安全局另一个拘留设施，名为“河滨”。该设施位于国内安全局作战部门总部内，由阿基奇-库特-库特少将指挥。³⁵ 沃尔·代尔·松恩少校是负责河滨拘留设施的官员。³⁶ 小组核实，该设施一次拘留多达 40 名被拘留者。专家小组获得的信息显示，“河滨”没有被拘留者受到刑事指控，也没有登记在押人员的名单。³⁷

33. 根据熟悉“河滨”业务的各种消息来源，被拘留者遭到殴打和酷刑，有时被迫向国内安全局官员支付赎金才能获释。³⁸ 小组确认，在专家小组报告所述期间，由于该设施条件恶劣或受到酷刑，一些被拘留者在河滨死亡(见附件 2)。

34. 另外，奉图安尼少将的直接命令，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官员非法拘留了数十名平民。这些官员拘留了平民，指控他们不是支持批评政府的民间社会团体，就是支持反对派力量（如民族拯救阵线、南苏丹联合阵线/军队或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根据多项经证实的证词，军事情报部门在朱巴和南苏丹其他地点的街道或酒店非法绑架平民。此外，该部门对部署在朱巴和其他地点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士兵进行了法外拘留；这些士兵本来是要参加重振和平协议规定的过渡安全安排的。³⁹

35. 专家小组证实了以下信息，即：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已将大多数被拘留的平民和苏人解反对派士兵关押在朱巴军营(当地称为“甲达”)⁴⁰ 中、属于该部门的营房内一处拘留设施中。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不保存被拘留者名单，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未对被拘留者提出指控，不带他们过堂，也不准见律师。⁴¹

³⁴ 专家小组证实，在朱巴和其他城镇的国家安全局办事机构内存在一些拘留设施，以及用于审讯、拘留和施加酷刑的安全屋。2019 年 8 月-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南苏丹安全部门官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³⁵ “河滨”位于尼罗河滨，在移民局和警察局之间。这些设施也是该师由邓夸克准将指挥的“特种作战”部队的所在地。该小队负责秘密的法外行动，如绑架、以酷刑折磨和杀害被视为对国内安全局构成威胁的个人。这些行动是直接奉国内安全局局长命令执行的。

³⁶ 2019 年 8 月-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包括电话访谈。

³⁷ 同上。

³⁸ 同上。

³⁹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人员、安全部门高级官员、民间社会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⁴⁰ “甲达”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军营”。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人员、安全部门高级官员、民间社会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⁴¹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人员、安全部门高级官员、民间社会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D. 招募、训练和武装民兵

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库克中将和安尼少将继续招募、训练和武装部队，违反重振和平协议第 2.1.8 条，明确违反过渡前的安全安排(第 2.2 条)。专家小组了解到的情况证实，图安尼少将从湖泊州的阿伊多和温索地区的放牛营地招募、训练和武装了 1 500 多名青年民兵(见附件 3)。同样，正如专家小组在其 2019 年中期报告(见 S/2019/897)中所述，库克中将在瓦拉卜州的余斯库埃尔招募和训练了 10 000 多名士兵(亦见本报告附件 3)。⁴²

37. 专家小组证实了以下信息，即：图安尼少将将包括重炮在内的武器弹药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库存转移到湖泊州(温索、阿迪约和帕格劳地区)他所控制的的一支民兵手中。在 2018 年 9 月签署重振和平协议后，图安尼少将违反该协议第 2.1.8 条，组建了这支民兵队伍，并向其提供武器和制服。⁴³ 专家小组获得的信息显示，图安尼少将武装了民兵，为可能向努尔族人居住的地区发动进攻做准备；努尔族人被认为是支持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⁴⁴

E. 国家安全局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

38. 根据经第 2471(2019)号决议延长的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4 至 6 段——其中详细规定对在南苏丹全境实行武器禁运的情况进行监测，专家小组试图收集、审查和分析关于向南苏丹供应、出售或转让武器及相关材料以及提供禁运所包含的任何形式的军事训练和援助的信息。

39. 专家小组发现，在 2019 年 3 月至 6 月期间，国内安全局局长库克中将违反武器禁运规定，从苏丹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现称情报总局)获得了三批武器——主要是 AK-47 型冲锋枪——和相关弹药。⁴⁵

40. 专家小组进一步证实了以下信息，即：设在苏丹喀土穆的一家苏丹空运服务公司，绿旗航空有限公司，⁴⁶ 用一架安东诺夫 AN-74 型飞机(登记号或尾号为 ST-BDT⁴⁷)向朱巴和西加扎勒河州的瓦乌运送武器弹药。专家小组获得的信息显示，情报总局控制绿旗航空公司。⁴⁸ 此外，专家小组根据确凿的证据，认定国内安全

⁴² 同上。

⁴³ 同上。

⁴⁴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安全部门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⁴⁵ 2019 年 3 月-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国家安全局官员、政府高级官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包括电话访谈。

⁴⁶ 该公司亦名绿旗航空公司。请查阅 Facebook 上的绿旗航空页面：
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Tour-Agency/Green-Flag-Aviation-201776569880100/。

⁴⁷ 专家小组存档的图片证据。2019 年 8 月-1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⁴⁸ 2019 年 10 月-1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局中校杰克逊·加朗·阿久是库克中将所信任的官员之一，他在朱巴对所运送的这几批货进行监督。⁴⁹

41. 除这些货物外，专家小组证实了以下信息，即：在库克中将的指示下，阿久中校和国内安全局中校安热洛·库特·加朗·库特积极寻求获得武器弹药。专家小组进一步核实，阿久中校和库特中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曾为此目的出国旅行。⁵⁰

F. 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

42. 自签署重振和平协议以来，武装团体大多遵守了 2017 年 12 月签署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和平协议第 2.1 条确立的永久停火规定重申了这一点。这改善了南苏丹许多地区的安全局势，使人道主义准入方面的若干问题得到舒缓。

43. 尽管 2018 年 9 月签署了重振和平协议，但南苏丹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岌岌可危。南苏丹有 700 多万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近 230 万南苏丹人沦为难民或寻求庇护，约 160 万人仍然在境内流离失所。⁵¹ 大多数南苏丹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获得基本服务(包括安全用水、医疗保健或教育)的机会有限或根本没有。虽然一些南苏丹难民已经返回本国，但其中许多都是暂时性的。与专家小组交谈的大多数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仍然觉得无法返回家园。⁵²

44. 截至 2020 年 1 月，武装团体，包括政府安全部队在内，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在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以及上尼罗州的迈乌特县实施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这些违反安全行为表明了停火的脆弱性及其对弱势平民的影响。⁵³ 在新政府组成和政府与重振和平协议非签署方之间进行谈判后，2020 年 1 月以来，此类违反行为有所减缓。

G. 中赤道州的强迫流离失所、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对平民的袭击

45. 在中赤道州，由托马斯·西里洛·斯瓦卡将军领导的武装团体民族救国阵线保持了大量的安全部队和当地的广泛支持。⁵⁴ 民族救国阵线并非重振和平协议的签署方，该团体认为南苏丹冲突的根源尚未得到解决。自 2019 年 7 月以来，民族救国阵线一直是伞形非签署方联盟南苏丹反对派运动联盟的一部分，该联盟包

⁴⁹ 专家小组存档的图片证据。2019 年 5 月-9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

⁵⁰ 2019 年 3 月-2020 年 2 月，在未公开的地点，与国家安全局官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进行的访谈，包括电话访谈。

⁵¹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南苏丹：人道主义工作掠影”(2020 年 1 月)。

⁵² 2019 年 8 月-2020 年 2 月，在本提乌、朱巴、耶伊、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与境内流离失所者、保护平民住地居民、难民、民间社会和社区领袖进行的访谈。

⁵³ 2019 年 8 月-2020 年 2 月，在朱巴、耶伊、坎帕拉、内罗毕、喀土穆，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指挥官、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指挥官、民族拯救阵线、临时军政委员会、民间社会以及社区和宗教领袖进行的访谈，包括电话访谈。

⁵⁴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耶伊、坎帕拉及内罗毕和通过电话与民间社会、社区和宗教领袖及平民的访谈。

括保罗·马龙·阿旺将军(SSi.008)领导的南苏丹联合阵线/军队、帕甘·阿穆姆领导的真正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和其他小型政治团体。⁵⁵

46. 鉴于民族救国阵线继续拒绝加入和平协议，南苏丹人民国防军自 2019 年 1 月以来对该阵线在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的阵地发动了协同进攻。两年多来，在武器弹药有限的情况下，民族救国阵线在当地民众中发展出了一个种族政治支持基础。⁵⁶ 民族救国阵线避免了与装备较好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直接冲突，而在主干道和市中心以外运营小型移机动部队，并使用了伏击和突袭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的不对称战术。⁵⁷ 在中赤道州，这些机动部队仍在肯伊·勒伯伦中校的松散指挥之下。⁵⁸

47. 2019 年 12 月 13 日，民族救国阵线占领了中赤道州拉苏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营。袭击发生后，苏丹人民国防军部队夺回了基地，在拉苏和周边地区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行。这些报复性敌对行动严重影响了平民。⁵⁹

48. 当南苏丹人民国防军自 2019 年 12 月 16 日开始重新夺回拉苏镇，其士兵即以平民为目标，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并抢劫和焚烧包括教堂在内的财产，以报复民众。⁶⁰ 在进攻中，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占领了拉苏小学，截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该学校仍处于被占领状态。这违反了《重振协议》第 2.1.10.7 和 2.2.3.1 条，这些条款要求所有武装团体撤离民用建筑。⁶¹

49. 此外专家小组证实，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在夺取拉苏之后，对妇女进行了性侵犯和强奸，其中包括至少一名孕妇。国防军还命令民众集中到拉苏镇。结果，国防军针对、拘留和并处决了其士兵在控制区外发现的一些青年人，包括儿童，指称这些青年人是民族救国阵线的战士。⁶² 专家小组进一步核实，国防军士兵违反重振和平协议第 2.1.10.7.9 条，将人道主义工作者作为袭击目标，强制他们进入国防军军营照顾受伤士兵，并强迫他们用人道主义车辆将士兵运送到国防军基地。⁶³

⁵⁵ 2019 年 8 月至 9 月，在内罗毕、罗马、亚的斯亚贝巴及坎帕拉和通过电话与南苏丹反对派运动联盟领导层的访谈。

⁵⁶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耶伊、坎帕拉及内罗毕和通过电话与民间社会、社区和宗教领袖及平民的访谈。

⁵⁷ 2020 年 2 月，在罗马、坎帕拉及内罗毕和通过电话与托马斯·西里洛将军、民族救国阵线高级领导层和战地指挥官、社区领袖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⁵⁸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耶伊、内罗毕及坎帕拉和通过电话与民族救国阵线指挥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⁵⁹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朱巴和坎帕拉与民间社会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⁶⁰ 专家小组证实，这样的侵犯行为发生在基库尤·博马、拉苏和大拉苏等地。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朱巴和坎帕拉与民间社会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⁶¹ 提交专家小组的机密报告和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朱巴和坎帕拉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⁶² 2020 年 2 月在耶伊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⁶³ 提交专家小组的机密报告和 2020 年 1 月在朱巴和坎帕拉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50. 据专家小组得到的信息，马龙·阿戈特将军在 2020 年 1 月之前指挥着耶伊地区的苏丹人民国防军，并向两名受制裁的个人报告，即当时的地面部队指挥官桑蒂诺·邓·沃尔中将 (SSi. 004) 和总参谋长盖布里埃尔·约克·利亚克·马科尔中将 (SSi. 001)。⁶⁴ 在夺回拉苏的进攻中，约克·利亚克中将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和 17 日乘坐直升机前往耶伊，直接指挥国防军作战。⁶⁵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国家安全部队和前耶伊河州行政当局控制的部队也积极参与作战。⁶⁶

51. 中赤道州的平民因其被认定的族裔-政治派系，继续沦为攻击目标。专家小组证实了莫罗博县发生的一些法外处决事件，这些事件的目的是恐吓被指控支持民族救国阵线的平民。⁶⁷

52. 专家小组掌握的证据表明，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在白天任意处决了在土地上收割庄稼或在回家时的灌木丛中的 3 名平民。⁶⁸ 被害人家属告诉专家小组，国防军士兵正在“密切关注每个人”，其中一名被害人的母亲指出，“他们杀了他只是为了向人们展示支持民族救国阵线会的后果。”⁶⁹ 一些家庭决定逃往乌干达，因为他们担心国防军会回来杀死他们。

53. 自 2020 年 1 月 15 日以来，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政府代表团与南苏丹反对派运动联盟领导层举行会谈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民族救国阵线有了脆弱的停火。圣艾智德团体，一个非信徒天主教组织，指导了在罗马举行的讨论。截至 2020 年 3 月 6 日，停火一直在维持。但随着会谈的继续，专家小组证实，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民族救国阵线都加强了他们的军事阵地，为更多的战斗做准备。此外，专家小组从受害人和证人那里获得了原始而一致的证词，描述了自 2020 年 1 月以来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对平民的侵犯人权行为有增无减。⁷⁰

H. 包括迈乌特犯下的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在内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54. 如专家小组 2019 年临时报告(S/2019/897，附件二)所述，自 2019 年 8 月以来，政府支持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在上尼罗州迈武特县由詹姆斯·奥钱·普特少将领导的一个分离派别。政府支持该派别的目的是利用内部政治分歧和次种族

⁶⁴ 马龙·阿戈特将军于 2020 年 1 月由卢尔·邓将军接替。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耶伊、朱巴、内罗毕和坎帕拉和通过电话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高级军官、政府官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⁶⁵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耶伊坎帕拉和内罗毕和通过电话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民族救国阵线指挥官和士兵、民间社会、社区和宗教领袖及平民的访谈。

⁶⁶ 同上。

⁶⁷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未公开地点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⁶⁸ 同上。

⁶⁹ 同上。

⁷⁰ 2020 年 2 月，在朱巴、耶伊、坎帕拉和内罗毕和通过电话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民族救国阵线指挥官和士兵、民间社会、社区和宗教领袖及平民的访谈。

紧张局势来推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内部的代理冲突，并削弱马沙尔先生的权力基础的团结。⁷¹

55. 自战斗开始以来，专家组证实了政府向奥钱少将的团体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的程度。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情报局局长屠埃内少将、国内安全局局长和总情报局，在基尔总统、邓盖副总统和约克·利亚克中将的同意下，向奥钱少将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进攻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的阵地，违反了《停止敌对状态协定》(见附件 4)。⁷²

56. 在为进攻做准备的过程中，奥钱少将有时会强行招募和训练一支平民民兵，其中大部分来自支持他的努尔·加贾克·切沃地区。这支由丘尔·约阿·戈克准将指挥的部队内中有儿童兵。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 月初，奥钱少将的军事袭击包括对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在图鲁的营地及其在济口的总部的袭击。这些行动引发了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⁷³

57. 自 2020 年 1 月以来，据报道发生了有限的战斗。政府命令奥钱少将和负责该地区的苏丹解放军-反对派步兵 5 师指挥官詹姆斯·霍尔·科尔少将前往朱巴进行会谈。⁷⁴ 2020 年 2 月 11 日，两位将军签署了一项协议，呼吁永久停火，并承诺执行重振和平协议。

58. 然而，就在 2020 年 2 月在朱巴进行谈判时，专家组收到证据表明，被指控支持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平民受到了奥钱少将的民兵报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包括残害男女生殖器和强奸，以及违反重振和平协议第 2.1.10.2 和 2.1.10.5 条的杀戮行为。专家组听取了多个原始而一致的证词，指证奥钱少将军和丘尔·约阿·戈克准将指挥了暴力事件。⁷⁵

I. 与平民区军事化和武器扩散有关的安全风险

59.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未能按照重振和平协议第 2.2.3.1 条实现平民区非军事化，并继续占领学校和医院等平民财产。例如在团结州，专家组证实，军营和培训中心的建立导致平民居住区进一步军事化。2020

⁷¹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和通过电话与政府官员、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人员、来自切瓦努尔族社区领导人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⁷² 同上。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与政府官员、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人员、来自切瓦努尔族社区领导人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和电话访谈；见 S/2019/897，附件 B。详情见附件 4。

⁷³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内罗毕及坎帕拉和通过电话与切瓦努尔族社区领袖、长老和民间社会及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⁷⁴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朱巴、内罗毕及坎帕拉和通过电话与政府代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高级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切瓦努尔族社区领袖、长老和民间社会及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⁷⁵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朱巴、内罗毕及坎帕拉和通过电话与切瓦努尔族社区领袖、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年 1 月 7 日，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士兵占领了卡利亚克的一所学校，以容纳一支统一警察部队。⁷⁶

60. 自从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在丁丁建立营地以来，该村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两倍。这是由于士兵的集结，而这却将平民置于危险之中。丁丁村非常靠近本提乌，正如专家小组所记录的那样，该镇一直是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与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之间冲突的爆发点(见 S/2015/656、S/2016/70 和 S/2017/326)。专家小组收集的证据表明，将丁丁村军事化，变成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的士兵营地，导致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和性骚扰程度加剧。⁷⁷ 根据证词，这些事件发生时，妇女们正在丁丁村附近捡柴和取水。⁷⁸

61. 专家小组指出，尽管南苏丹达成了和平协议，组建了过渡政府，该国仍然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专家小组约谈了本提乌、马拉卡勒、伦拜克和托里特的当地警察，他们始终指出，平民可以获得大量武器，这些武器不受管制，使执法警官暴露于风险之中，并对南苏丹的和平与稳定产生影响。多名平民向专家小组证实，由于高度不安全和对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缺乏信任，他们购买了包括突击步枪在内的武器以保护自己。⁷⁹

62. 南苏丹的安全部门配备了品种繁多的武器。专家小组观察到南苏丹人民国防军非精锐人员拥有旧武器，但一般看起来可以使用，个人装备量少，几乎没有弹夹，也没有枪带。⁸⁰ 精锐的总统卫队(又称猛虎师)、突击队和国家安全局都配备了质量更好的武器。⁸¹ 这些部队还装备了可用的装甲运兵车。⁸² 与此同时专家小组指出，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非精锐部队一直保持着较旧的状态较差的装甲运兵车。在本提乌、博尔、马拉卡勒、托里特、瓦乌、延比奥和耶伊等城镇，老式装甲运兵车“小队”⁸³ 支持着国防军步兵。⁸⁴

⁷⁶ 专家小组存档的机密文件，以及 2020 年 2 月与本提乌和隐瞒地点的当地居民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⁷⁷ 2020 年 2 月，在朱巴、丁丁村、卢布科纳和隐瞒地点与当地民众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⁷⁸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本提乌、托里特、伦拜克、马拉卡尔和朱巴和通过电话与民间社会的访谈。

⁷⁹ 同上。

⁸⁰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专家小组的观察和在本提乌、托里特、伦拜克、马拉卡勒及朱巴和通过电话与南苏丹特派团高级军事人员、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

⁸¹ 精锐部队似乎装备精良，配备了 2013-2014 年购置的最新武器(主要是 7.62x39 毫米以色列 Galil ACE 突击步枪)、新制服和高标准带子。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专家小组的观察和在朱巴及耶伊和通过电话与南苏丹特派团高级军事人员、联合国警察、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访谈。

⁸²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专家小组的观察和与驻朱巴、本提乌、马拉卡勒、托里特及伦拜克的南苏丹特派团高级军事人员、联合国警察和联合国机构的访谈和电话访谈。

⁸³ 军事装甲车“小队”术语表示 3 至 4 辆装甲运兵车。3 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三个中队组成一个“团”。

⁸⁴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专家小组的观察和与驻朱巴、本提乌、马拉卡勒、托里特及伦拜克的南苏丹特派团高级军事人员、联合国警察和联合国机构的访谈和电话访谈。

63.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保留了额外的重型装甲机械化武器，专家组评估这些武器处于战斗状态。然而，这些设备被留用在军营，违反了重振和平协议第 2.2.3.2 条关于收缴重型武器的规定。⁸⁵ 专家组还于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国际机场观察到 3 架米-24V 攻击直升机。⁸⁶ 卫星图像证实，前几次报告(见 S/2019/301)所述的储存在朱巴郊区被称为“Bilpham”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总部的 8 架受损的米-24 型飞机中，有 7 架保持静止状态，似乎无法投入使用(见附件 5)。

三. 财政和自然资源：非法开采和挪用公共资源的风险

64. 根据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的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4(j)段，该国丰富但大多不受管制的自然资源遭到广泛的非法开采和贸易，专家组已确定全国各地都存在非法开采和贸易。专家组特别指出，对该国自然资源特别是原油、黄金和木材以及公共财政的零散控制和管理加剧了公共资源被挪用和转移的风险。安全理事会在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5 段对威胁南苏丹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财政不当行为的报道表示关切。

65. 专家组一直在查明对自然资源和公共资源的争夺如何威胁和平与安全(见 S/2015/656、S/2016/70、S/2018/292 和 S/2019/897)。重振和平协议的签署方认识到与管理国家资金和自然资源有关的类似风险，并承诺严格遵守该国规范石油和采矿部门的现行法律以及落实协议中规定的一系列经济治理改革。⁸⁷

66. 例如，重振和平协议第 1.4.2 条规定，在 2020 年 2 月 21 日结束的过渡预备期，协议各方应承诺明智和透明地使用国家资源，以维护南苏丹人民的最佳利益。然而专家组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监督过渡预备期的机构，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未能透明地管理为执行和平划拨的资金，包括推动安全安排所需的资金，详情如下。

67. 该国原油的销售一直是政府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专家组指出，重振和平协议和《石油收入管理法》中规定的确保石油销售收入管理透明化的措施没有得到遵循。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该国 2020 年可能产生近 10 亿美元收入的原油，一直是挪用和转移公共资金的目标。⁸⁸

68. 专家组还记录了特别是对黄金和硬木的监督和管理方面的漏洞如何使该国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和开发成为可能。在东赤道州，卡波埃塔镇附近的无照金

⁸⁵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本提乌、马拉卡勒、托里特、伦拜克和博尔及通过电话与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的访谈。

⁸⁶ 2020 年 2 月专家组观察，朱巴。

⁸⁷ 根据《协议》第 4.1.7 条，各方承诺立即进行经济和财政管理改革。根据第 4.8.1.14.4 条，他们承诺确保严格遵守经修订的 2012 年《石油法》和 2012 年《采矿法》的规定，根据第 4.8.1.1 条，他们承诺在过渡期后 3 个月内执行 2012 年《石油收入管理法》的规定。”

⁸⁸ 根据专家组的计算，假设平均基线价格约为每桶 55 美元，每天销售 49 000 桶该国的达尔和尼罗河混合油，相当于每月约 8 200 万美元或每年 9.84 亿美元。见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南苏丹公开数据”。可查阅：eia.gov/opendata(访问日期 2019 年 2 月)。

矿非法使用工业机器。卡波埃塔的地方政府也通过矿业部在合法登记渠道之外发放了开采许可证。在东赤道州的其他地方，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第 7 师为非法采伐和运输木材的伐木者提供了保护。

A. 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当的风险

69. 《重振协议》第 1.4.8 条规定，“应设立一个由政府资金和捐助方捐款供资的基金，以便开展过渡前时期的活动。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应以透明方式管理该基金，每月向南苏丹共和国总统和各方提交相关报告。”在调查过程中，专家小组发现，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没有透明地管理分配给执行和平的资金。

70. 作为过渡前时期安排的一部分，该国中央银行南苏丹银行为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转账和提款开设了两个账户：一个当地货币南苏丹镑账户(账号 00269191294239)和一个美元硬通货账户(账号 00269211295177)。根据账户管理程序，要求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秘书马丁·埃利亚·洛穆罗或其“代表”签署所有付款的特别证明，确认付款数额和日期。然而，在小组审查的文件中，不清楚谁被视为“代表”，这就产生了任何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官员都有权签署付款证书的可能性。⁸⁹

71. 专家小组从多个来源核实，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在该机构中的最高级代表亨利·奥德瓦尔没有收到关于释放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资金和(或)从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账户付款的任何文件，这违反了《重振协议》(第 1.4.8 条)。⁹⁰

72. 根据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专家小组得以报告政府向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和过渡前机制提供四批资金。首先，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在过渡前的前八个月，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收到了 1 000 万美元。⁹¹ 在这笔拨款中，200 万美元指定用于国家过渡前委员会安全机制。⁹²

73. 2019 年 5 月至 11 月，向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提供了第二批 1 000 万美元。⁹³ 其中，680 万美元用于支付过渡前时期安全机制的运作费用，320 万美元用于为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业务租用车辆和旅馆房间。⁹⁴

⁸⁹ 2019 年 11 月 20 日南苏丹银行关于根据程序和决策流程向客户支付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资金的信函，专家小组存档。

⁹⁰ 在朱巴、内罗毕和通过电话与苏人解/解放军反对派和苏人解——前被拘留者代表、非政府组织人员、民间社会人士的访谈；2020 年 1 月至 2 月。

⁹¹ 见 Daniel Danis and Charles Wote，政府只为过渡前时期拿出 1 000 万美元——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Eye Radio，2019 年 7 月 30 日。

⁹² 在朱巴、罗马、内罗毕与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成员、苏人解/解放军反对派和苏人解——前被拘留者代表、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2020 年 1 月至 2 月。

⁹³ 重组后的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 2019 年 8 月 1 日在南苏丹朱巴棕榈非洲酒店举行的第八次会议记录。

⁹⁴ 在朱巴、罗马、内罗毕和通过电话与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成员、苏人解/解放军反对派代表、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2020 年 1 月至 2 月。

74. 2019年11月，南苏丹银行向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交付了第三批款项4000万美元，⁹⁵其中1650万美元用于过渡前时期的安全机制。⁹⁶特别是，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向联合技术安全委员会拨款500万美元，向联合军事停火委员会拨款400万美元，向联合防务委员会拨款350万美元，向防务和安全问题战略审查委员会拨款110万美元，向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拨款200万美元（见附件6）。专家小组没有审查其余2350万美元的任何文件。

75. 专家小组认为，在第三次拨款中向联合防务委员会转去350万美元，存在挪用或转移公共资金的风险，因为联合防务委员会没有需要大笔资金、完成过渡前任务的授权。作为一个技术机构，联合防务委员会的任务只是监督重振和平协定军事方面的执行。多个消息来源告知专家小组，联合防务委员会甚至在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与联合防务委员会讨论其工作预算之前就收到了资金。⁹⁷

76. 2020年2月6日，在过渡政府成立两周前，政府宣布向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发放第四批、4000万美元。⁹⁸这是第四次拨款。

77. 专家小组还核实，自2018年12月以来，向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代表支付了住宿费。然而，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领导层从未集体决定如何分配和管理其代表住宿资源。在朱巴的金字塔大陆酒店、全景酒店和棕榈非洲酒店，为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代表租用酒店房间的费用从每月2500美元到3000美元不等。⁹⁹在同一背景下，专家小组审查了棕榈非洲酒店管理层2019年8月30日的一封信，信中通知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代表，由于六个月未付账单，酒店停止服务，这表明转来支付住宿费用的款项可能没有转到目的地。¹⁰⁰

78. 专家小组注意到，由于缺乏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从南苏丹银行收到的所有款项的实际发放和使用的透明信息，有滥用和挪用公共资金的风险。专家小组无法核实大多数认捐的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拨款的目的地。专家小组联系了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主席，澄清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资金的实际发放和使用情况。¹⁰¹迄今为止，专家小组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答复，只是确认将在3月6日前收到详细答复，但尚未收到。

⁹⁵ South Sudan News Now, Kiir's 政府向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支付4000万美元，用于紧急执行和平协议，2019年11月20日。

⁹⁶ Sudan Tribune, 南苏丹部队仍然部署在营地外-CTSAMVM, 2019年12月16日。

⁹⁷ 在朱巴、内罗毕和通过电话与苏人解/解放军反对派和苏人解——前被拘留者代表、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2020年1月至2月。

⁹⁸ Sudan Tribune, 南苏丹分配了4000万美元落实和平：非洲联盟，2020年2月6日。

⁹⁹ 在朱巴、罗马、内罗毕和通过电话与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成员、苏人解/解放军反对派和苏人解-前被拘留者代表、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2020年1月至2月。

¹⁰⁰ 专家小组存档文件。

¹⁰¹ 专家小组存档文件。

B. 从石油销售中挪用公款的风险

79. 2019年下半年，政府颁布规定，结束了预售原油配额，即预先收款，后来交付石油的做法。石油部向专家小组解释，已经取消了所有未交付、预售的原油货物；财政和计划部计划结清未偿债务。¹⁰² 专家小组无法确认未偿债务数额。正如专家小组以前报告的那样(见 S/2019/897)，预售石油的做法不透明，减少了政府收入，公共资金容易被挪用。《重振协议》呼吁，在过渡团结政府成立后六个月内审查石油支持的贷款。¹⁰³

80. 石油部重新启动了现货招标市场制度，《重振协议》第 4.8.1.7 条款规定其“应公开、透明、有竞争”。石油部每个月都邀请几十家提油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对政府的原油分配进行投标。¹⁰⁴ 营销团队是一个由大约 22 名专家组成的跨政府团队，评估投标并确定市场价格和装运日期。¹⁰⁵ 在没有预售安排的情况下，招标制度允许根据专家小组审查的 2019 年文件进行公开招标。¹⁰⁶ 自暂停预售以来，专家小组证实，政府已将政府原油批给至少四家不同的石油贸易公司。¹⁰⁷

81. 尽管现货招标制度投入使用，但制度的透明度和竞争力仍然存在差距，因为石油部未能按照《重振协议》的规定，公布选定的买方、谈判条件和所提货物的数字。¹⁰⁸ 根据参与投标或决策过程的多个联系人，实际上公开招标制度只确定了部分中标货物。¹⁰⁹ 而总统办公室在国家安全局，而非营销团队的协调下，选择了由哪家公司获得自 2019 年 6 月以来销售的大约一半货物的石油运输合同。¹¹⁰

82. 专家小组指出，如果不及时公开发布数据，该国的石油就有被非法买卖和开采的风险，出售所得公共资金有被挪、无法用于公共预算的风险。2020 年，政府

¹⁰² 2019 年 11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访谈石油部代表、秘密来源人事和行业分析员，见 *Radio Tamazuj*，“南苏丹暂停原油售前合同”2019 年 6 月 30 日。

¹⁰³ 《重振协议》第 4.8.1.3 条规定，“在过渡期六(6)个月内，为透明和负责起见，应对所有以石油为抵押或担保的贷款和合同进行鉴别、检查和记录。”

¹⁰⁴ 在朱巴、内罗毕和亚的斯亚贝巴与石油部代表、石油部门商人和秘密来源人士的访谈，2019 年 9 月至 12 月。

¹⁰⁵ 在朱巴和通过电话与营销委员会一名前成员、南苏丹商人和行业分析员的访谈，2019 年 9 月至 11 月；另见南苏丹石油部营销报告，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2019 年 9 月公布。专家小组存档文件。

¹⁰⁶ 专家小组存档机密文件。

¹⁰⁷ 在朱巴、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和通过电话与石油部代表、前石油部工作人员、石油行业商人、外交官的访谈，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

¹⁰⁸ 《重振协议》第 4.14.4 条具体要求公布石油支持的合同。

¹⁰⁹ 在朱巴、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和通过电话与石油部门商人、外交官、前石油部工作人员、智库分析员和秘密来源人士的访谈，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

¹¹⁰ 在朱巴、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和通过电话与石油部门商人、前石油部工作人员、政策分析员和秘密来源人士的访谈，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

可能每月向国际石油交易商出售 2-3 批原油——每月产生约 8 200 万美元的收入。¹¹¹

83. 为弥补正式暂停预先销售石油交易而导致的流动性放缓，为预计的 2019/20 年度预算赤字提供服务，政府安排了一项来自非洲进出口银行的约 4 亿美元的贷款安排协议。¹¹² 这笔贷款资金支付了拖欠的工资、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部分预算以及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如朱巴国际机场更新。¹¹³ 协议是一项石油支持的贷款——即预售协议的一种形式——将在未来四年通过出售原油货物来融资。¹¹⁴

C. 从石油生产和收入中挪用公共资金的威胁

84. 前石油部长丹尼尔·奥瓦·庄承诺提高国家石油管理和融资的透明度。2019 年 6 月，他告诉南苏丹媒体，“我们出售原油时，会让每个人都知道。”2019 年 10 月，石油部推出了新网站，2020 年 2 月，石油部发布了 2018/19 年度国家石油部门报告。¹¹⁵ 然而，专家小组注意到，该网站没有按照南苏丹透明度法律的规定纳入最新数据，这妨碍了对公共资源的充分审查。¹¹⁶ 尽管《石油收入管理法》规定石油部应每年四次公布石油收入记录，但专家小组通过审查未公布的数据并根据对秘密来源的采访，对与石油有关的数字进行了估算。¹¹⁷

85. 2019 年第四季度，南苏丹石油产量在每天 17 万至 18 万桶之间波动。¹¹⁸ 例如，团结州和若翁(Ruweng)行政区油田的一系列管道断裂和洪水泛滥导致数十口油井暂时停产，产量短期下降。¹¹⁹ 2020 年，产量可能会增加，因为石油部估计，

¹¹¹ 根据 2020 年 2 月布伦特原油的平均价格约为每桶 55 美元，南苏丹的达尔和尼罗河混合原油每日 49 000 桶相当于每月约 8 200 万美元。参见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南苏丹开放数据，2019 年 2 月查询见 eia.gov/opedata。

¹¹² 《非洲进出口银行向南苏丹共和国政府提供 4 亿美元贷款融资的贷款协议》，专家小组存档文件，RSS/OOP/MO/J1/297/19，2019 年 10 月 15 日；以及在朱巴对经济学家和秘密来源人士的访谈和电话访谈，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

¹¹³ 专家小组存档机密文件，以及电话采访外交官和一名财政专家，2020 年 2 月。

¹¹⁴ 在华盛顿特区与行业分析员和秘密来源人士的访谈，以及电话访谈，2020 年 2 月。

¹¹⁵ 在朱巴访谈石油部代表，2019 年 11 月；另见 Radio Tamazuj，“新任石油部长誓言石油交易透明”2019 年 6 月 18 日。

¹¹⁶ 《石油法》第十七章第 79.1 条规定，“部长应在石油部网站并以任何其他适当方式向公众提供以下信息：所有关键石油部门的生产、收入和支出数据、石油协议和许可证。”

¹¹⁷ 《石油收入管理法》第九章第 31.1 条规定，“石油部应在每个季度结束后不超过六周内公布石油收入记录。”

¹¹⁸ 数字每天波动，但达尔混合石油 3 区和 7 区的数字约为 13 万，1 区、2 区和 4 区的数字高达 4.5 万，依据是对朱巴、内罗毕的石油部代表、石油部门分析员和民间社会的采访和电话访谈，2019 年 11 月；以及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南苏丹开放数据，2019 年 2 月查询，见 eia.gov/opedata。

¹¹⁹ 电话访谈南苏丹石油分析员和秘密来源，2020 年 1 月。

由于冲突，本提乌以南 5A 区块塔尔贾特油田约有 25 口油井曾因冲突停产(见 S/2015/656)，2020 年的日产量约为 16 000 桶。¹²⁰

86. 产出的增加改善了该国 2019/20 年度的可自由支配预算，为实施《重振协议》和资助该国 13 亿美元的预算赢得了更多资金。¹²¹ 尽管产量增加到每天近 180 000 桶，但大部分石油产出都以实物形式交付给石油运营公司，用于运营成本和利润分享，并以实物形式交付给苏丹，作为加工、运输和过境费。¹²² 考虑到这些现有的财政义务以及财政和计划部的预算预测，专家小组计算出，2020 年政府每天可出售的原油约为 49 000 桶，全年约为 9.8 亿美元。¹²³

87. 为增加税收和吸引对该国石油开发的新投资，石油部计划在 2020 年 3 月拍卖十几个新的石油区块，并签署《勘探和产量分成协议》。¹²⁴ 政府 2019 年 5 月与南非签署的最近一份勘探协议，创建一家合资企业，尼罗河橙色能源项目，旨在勘探琼格莱州的 B2 区块，并建造一座炼油厂。¹²⁵ 作为合资企业的一部分，在朱巴开设了一个办事处，支持新视野项目建设炼油厂。¹²⁶

88. 正如专家小组 2019 年临时报告所述，两个国有实体——南非战略燃料基金和南苏丹尼罗河石油公司——之间的协议细节尚未公布。专家小组两次要求南非提供一份协议副本(根据《重振协议》，应给予公布)，¹²⁷ 尽管收到了收讫通知，但迄今专家小组尚未收到任何实质性答复。¹²⁸

¹²⁰ 在朱巴与石油部一名人员、工业分析员、前石油部工作人员的访谈以及电话访谈，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南非开普敦“非洲石油与电力”会议 Sudd 石油运营公司宣讲，2019 年 10 月。

¹²¹ Salvatore GarangMabiordit, 预算演讲, 2019/20 财政年度, 财政和计划部, 2019 年 6 月; <http://grss-mof.org/documents/1> 以及 Salvatore GarangMabiordit 2019/2020 财政年度核定预算簿, 财政和计划部, 2019 年 12 月, 见 <http://grss-mof.org/documents/1>。

¹²² 见 S/2018/1049 号文件关于每天 28 000 桶的详情。在朱巴和通过电话与南苏丹特派团工作人员、外交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和秘密来源人士的访谈,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 另见 Okech Francis, “中国获得南苏丹六分之一的石油产量用于修建高速公路”, 彭博社, 2019 年 4 月 5 日; 南苏丹财政和计划部, 南苏丹全国预算简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9 年 4 月, 见 <http://grss-mof.org/documents/>, 以及南苏丹总统在过渡期国家立法机构第二届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2019 年 5 月 14 日。

¹²³ 根据 2020 年 2 月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约为每桶 55 美元, 南苏丹达尔和尼罗混合原油每日 49000 桶相当于约每月 8200 万美元。见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南苏丹开放数据, 见 eia.gov/opendata, 2019 年 2 月查询。

¹²⁴ 在朱巴访谈石油部代表, 2019 年 11 月; 另见 also Denis Dumo, “南苏丹到 2020 年第一季度批准 14 个石油区块许可——石油部长”, 路透社新闻, 2019 年 10 月 29 日。

¹²⁵ 在朱巴和内罗毕与石油部们商人、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工作人员和一名行业分析员的访谈,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

¹²⁶ 在朱巴与外交官的访谈, 2019 年 11 月, 基于通过南非政府招标公告和国家财政部网站获得的公开文件。

¹²⁷ 《石油法》第五章第 13.10 条规定“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应根据国际标准, 公布经审计的年度账目、生产份额、营销程序、销售价格、石油活动和运输费用或收益以及石油协议和分包合同。”

¹²⁸ 专家小组两次致函南非政府: 2019 年 10 月 23 日和 2020 年 1 月 27 日。

D. 没有入账的、通过给安全部队的实物援助提供的公共资源

89. 为了保护该国的油田，南苏丹的石油运营财团(达尔石油运营公司、大先锋运营公司和苏德石油运营公司)向石油部提供了专项安保资金。这三个石油运营财团独立运营，但部分由政府拥有，它们还没有直接向南苏丹安全部队支付款项。¹²⁹ 这是正常的运营程序，按照这个程序，在石油部估算保护油田的费用后，石油财团将资金划拨给政府。¹³⁰ 石油运营财团随后在其运营预算中分配一个“安保”细列项目或成本石油账户，并支付给财政和规划部，后者通过正常的预算流程将资金转移到安全部门。¹³¹

90. 私营保安服务、国家安全局部队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联合起来保护该国的石油业务，并且专家小组已经证实相关信息，即许多政府安全部队已经得到了石油运营财团的实物支持。¹³² 国家安全局部队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石油保护部队已经接受了燃料、医疗、食品、车辆和其他用品等实物捐赠。¹³³ 这类援助没有计入 2019/20 年度预算，也没有按照《石油收入管理法》的要求公开披露，该法规定，根据第九章第 34.1 条，“领有许可证者、承包商和分包商应每年披露与石油活动有关的向政府机构支付的所有货币或实物的信息”。

91. 这种对政府安全部队的直接物资援助属于地方给政府军的一种金额相当大的非货币形式付款，这种形式使得捐赠很容易被挪用和滥用，因为它们没有纳入国家的正式预算流程。

E. 容易被国家安全局滥用的独立收入

92. 为了提供实物捐赠和其他油田服务，石油运营财团一直依赖私营承包企业，包括由国家安全局控制的一些公司。¹³⁴ 由国家安全局控制的两家单独的公司(苏德安保服务有限公司和苏德服务和投资有效公司)(见 S/2019/301)，在大先锋运营公司的运营中心和油井提供了安保。¹³⁵ 此外，在朱巴的大先锋运营公司总部，苏德安保

¹²⁹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石油部代表和石油行业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³⁰ 2019 年 11 月，在朱巴与石油部代表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³¹ 专家小组存档的机密文件，以及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在朱巴与石油部代表、外国外交官和一个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³²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上尼罗大区、朱巴、本提乌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南苏丹特派团工作人员、外国外交官、石油行业分析师、参与油田安保的机密消息来源人士和民间社会人士的访谈。

¹³³ 专家小组审查的机密文件，以及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及通过电话与石油部代表、机密消息来源人士、民间社会人士和行业分析师的访谈。

¹³⁴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石油行业分析师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³⁵ 专家小组存档的机密文件，以及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一名外国外交官、一名南苏丹记者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服务公司提供安保、司机和一些维护工作。¹³⁶ 大先锋运营公司的安保经理路易斯·米亚尔是国内安全局的一名准将。¹³⁷

93. 苏德安保服务公司的雇员，其中许多人现在或曾经是国家安全局的成员，曾担任过达尔石油运营公司油田的安保和维护职位。国家安全局拥有的其他私营公司，包括国家石油和天然气有限公司，已经获得了与达尔石油运营公司的合同。¹³⁸ 根据与熟悉采购合同的专家小组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所获得的信息，石油部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指示石油运营财团选择哪些公司，诸如国家安全局控制的公司，来获得油田服务合同。¹³⁹ 国家安全局还在油田设施以及达尔石油运营公司和大先锋运营公司在朱巴的办事处内指派了联络人员。¹⁴⁰

94. 根据过去关于国家安全局各公司所有权的报告(见 S/2019/301)，专家小组估计，国家安全局控制的公司通过这一独立收入来源至少获得了 1 360 万美元的油田服务合同。¹⁴¹ 专家小组注意到，这破坏了南苏丹的和平与安全，因为如上所述以及专家小组以前的报告(见 S/2019/301 和 S/2019/897)所述，国家安全局已经脱离了和平执行进程。

F. 非法提炼黄金

95. 如专家小组以往的报告(见 S/2019/301 和 S/2017/979)所述，数以万计的南苏丹手工采矿者在该国的河床上淘金，并在东赤道州和中赤道州各地挖掘浅坑来寻找金块和沉积物。¹⁴² 手工采矿支持社区生计，只是这种做法本质上不正规。矿业部和贸易部都缺乏有关该国黄金生产或贸易的数据。¹⁴³ 手工淘金和小规模淘金

¹³⁶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涉及石油支出的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³⁷ 根据专家小组审查的两份机密文件。

¹³⁸ 见 S/2019/301，并根据 2019 年 11 月在内罗毕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³⁹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一名智库分析师、一名外国外交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⁴⁰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石油部门商人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⁴¹ 根据专家小组审查的机密文件，以及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情况进行的计算。

¹⁴² 根据《采矿法》，“手工采矿”是指使用传统或习惯的方式和方法进行采矿作业；其中不包括在地表以下 10 米深处开采的任何矿物，而开采这类矿物需要使用炸药，也不包括覆盖在矿产资源之上的任何矿物。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矿业部代表、参与黄金贸易的商人和一名当地记者的访谈。

¹⁴³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矿业部代表、南苏丹银行、一名行业分析师、民间社会人士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南苏丹共和国：技术援助报告——关于对外部门统计团的报告》，第 20/10 号国家报告，2020 年 1 月。

部门缺乏管理，使该行业容易出现非法开采的问题，过渡期国家立法机构在审查国家预算时承认了这一点。¹⁴⁴

96. 黄金的开采和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监管并且是免税的。¹⁴⁵ 此前，矿业部向矿物交易商发放了交易黄金的执照，但在 2018 年停止，因为交易商未能提交详细的交易报告。该部在 2019 年和 2020 年没有发放任何出口许可证，这表明任何原产于南苏丹并在该国以外销售的黄金都是非法的。¹⁴⁶ 在某些情况下，黄金开采一直是未入账收入、包括卡波埃塔当地行政人员的收入的来源，他们充当从事机械化采矿的南苏丹和国际公司的把关人。¹⁴⁷

G. 东赤道州非法使用工业设备和无证矿工的情况

97. 在黄金工业的中心卡波埃塔镇周围，重型机械已经被用来开采黄金。¹⁴⁸ 虽然使用工业设备在中赤道州的戈罗姆是合法的(见 S/2019/897)，但这种做法在卡波埃塔是非法的，因为只有矿业部才有权发放允许在该国的矿山使用机械的许可证。该部还没有颁发允许在卡波埃塔进行机械化采矿的任何小规模采矿许可证。¹⁴⁹

98. 专家小组已经证实，在布迪县卡波埃塔镇以南 Naguro(异体, Lauru 和 Ngawuru)附近的 Singaita 河沿线多个地点使用了工业采矿设备(见下图)。¹⁵⁰ 专家小组注意到，持有该特许矿区勘探许可证的国际公司没有参与开采。

99. 根据访谈和专家小组审查过的证据，使用中的工业设备包括采矿专用设备(包括一台移动式洗金厂、一辆小型洗金电车和一辆斗式采金挖掘机)以及建筑设备，包括推土机、拖拉机、挖掘机和反铲。¹⁵¹ 专家小组注意到，与手工采矿相比，在采矿中使用工业设备大大增加了冲积金的开采量，并增加了非法交易这种矿物的机会。

¹⁴⁴ 根据《采矿法》第九章，“州当局，诸如地方行政机构和当局，拥有监管手工采矿的法定权利”；南苏丹，过渡期国家立法机构，《2019/20 财政年度预算报告三读阶段》，2019 年 8 月 21 日；专家小组存档的文件。

¹⁴⁵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参与采矿部门的商人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⁴⁶ 2019 年 11 月，在朱巴与矿业部代表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⁴⁷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恩德培、内罗毕和华盛顿特区以及通过电话与南苏丹特派团工作人员、民间社会人士、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代表、朱巴一名记者、一名外国外交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⁴⁸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矿业部代表、南苏丹金矿商和商人、民间社会人士和一名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⁴⁹ 《采矿法》第二章第 8.1 条规定，“勘察、勘探、小规模采矿、大规模采矿和保留等矿物产权应由部长根据矿物开发局局长的建议予以授权”。

¹⁵⁰ 2019 年 11 月至 12 月，在恩德培以及通过电话与一名采矿商人、南苏丹特派团工作人员和一名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⁵¹ 机密文件，以及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恩德培和华盛顿特区以及通过电话与矿业部代表、参与矿业部门的商人、民间社会人士、一名外国外交官和一名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100. 除了非法机械化开采以外，专家小组已经证实，大多数金矿开采都是在没有采矿部颁发的 Naguro 地区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的。¹⁵² 而根据专家小组审查过的文件以及与参与南苏丹采矿部门的公司和商人的访谈，当地的卡波埃塔行政当局已经发放了采矿勘探和开采许可证。¹⁵³

101. 卡波埃塔前州长路易斯·洛邦·洛约尔绕过矿业部，直接与当地公司谈判开采许可证。例如，卡波埃塔行政当局向 Afro 矿业有限公司颁发了为期一年的小规模采矿/勘探经营许可证，授权该公司在前卡波塔州的任何地方开采黄金。¹⁵⁴ 然而，根据矿业部的记录和公开数据，矿业部没有向 Afro 矿业公司颁发过许可证。¹⁵⁵ 此外，已经向矿业部申请但未收到许可证的 Lily 黄金矿业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卡波埃塔采矿。¹⁵⁶

¹⁵²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矿业部代表、民间社会人士、参与采矿部门的商人和一名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⁵³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和恩德培以及通过电话与矿业部代表、参与采矿部门的商人、民间社会人士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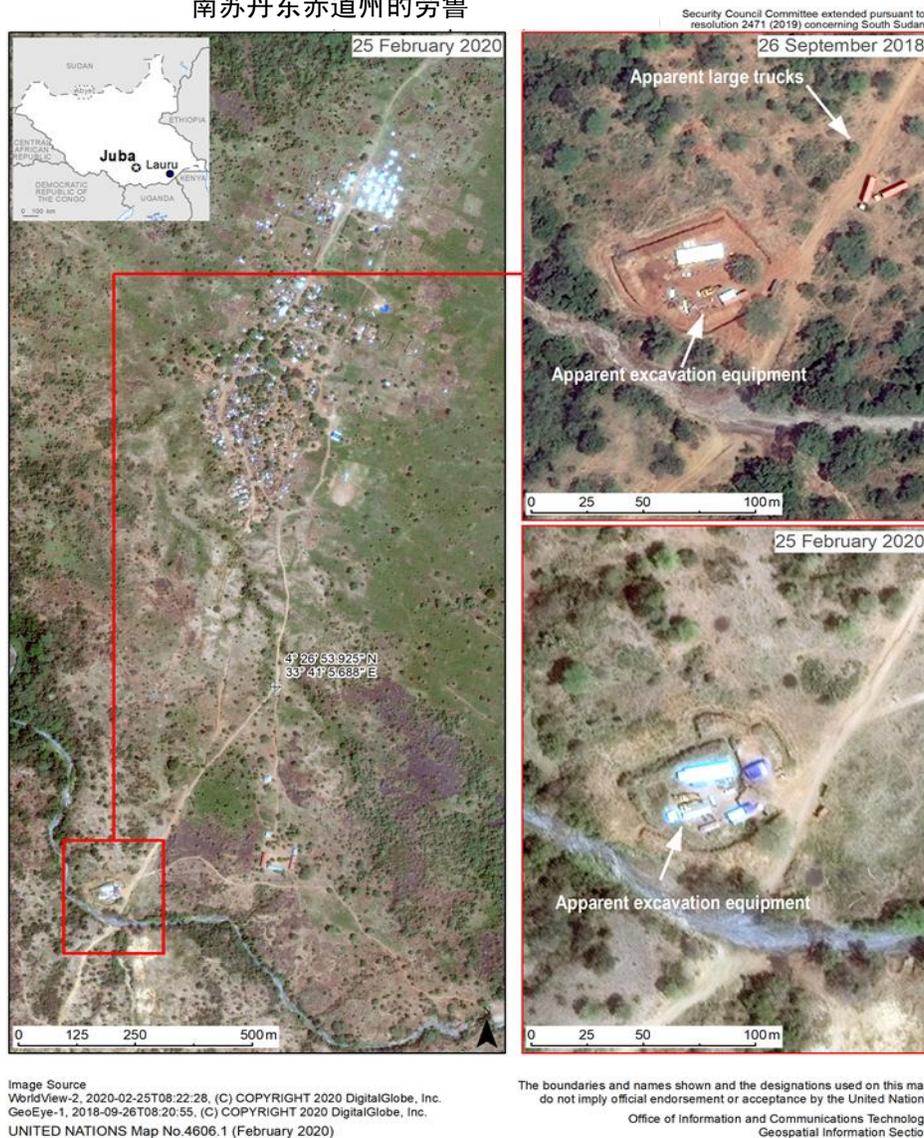
¹⁵⁴ 专家小组存档的机密文件，以及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恩德培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民间社会人士、矿业部工作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⁵⁵ 专家小组存档的机密文件，2019 年 11 月在朱巴与矿业部一名代表的访谈，以及南苏丹矿业地籍，可查阅：<http://portals.flexicadastre.com/southsudan/>。

¹⁵⁶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和恩德培以及通过电话与矿业部代表、一名南苏丹商人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南苏丹劳鲁的明显金矿点

南苏丹东赤道州的劳鲁



H. 东赤道州的木材非法开采和贸易

102. 正如专家小组以往报告所述，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人解反对派在其控制区非法开采和买卖木材，特别是柚木、桃花心木和非洲缅茄，是对中赤道州和东赤道州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威胁(见 S/2019/301 和 S/2019/897)。

103. 为了打击对该国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过渡期全国立法机构在 2019 年呼吁大幅提高木材贸易的关税，并估价认为每卡车木材仅 6.50 美元的关税太低。¹⁵⁷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商品贸易数据库)2018 年的官方贸易统计数据，南苏丹出口到乌干达的柚木总量仅为 34 吨。这一数量大致相当于仅有满满两卡

¹⁵⁷ 南苏丹，过渡期国家立法机构，《2019/20 财政年度预算报告三读阶段》，2019 年 8 月 21 日；专家小组存档的文件；。

车的木材，这表明所开展的非法贸易的数额被严重低报。此外，过渡期国家立法机构禁止砍伐和出口桃花心木。¹⁵⁸

104. 专家小组证实，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第 7 师继续从非法伐木中获利，在私营木材公司的伐木地点提供保护，并为将原木运送到东赤道州乌干达边境的车辆提供军事护送。¹⁵⁹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为东赤道州的非法伐木提供安保的主要地点包括 Imilai、Obbo、Omura、Kittra、Imoti 和 Palabek 等区以及 Ikotos 县的杰里亚地区。¹⁶⁰

105. 在东赤道州，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地方官员协作进行非法伐木贸易。在非法开采该国的森林方面，专家小组追踪到的信息表明，许多伐木公司从朱巴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部获得了许可证，还获得了前托里特州农业部长的额外批准。¹⁶¹ 有了这些批准，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第 7 师领导层已经为伐木地点和原木运输提供了武装保护。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军官还帮助这些公司与伐木区的县级专员进行谈判。¹⁶²

106. 该国与乌干达之间漏洞百出的边界使得非法木材贸易成为可能。专家小组证实的信息表明，一些国际和南苏丹贸易商及公司得益于同该边界南苏丹一侧地方当局的非正式关系，这些地方的官员对木材货物未经检查就放行。¹⁶³ 例如，2019 年年中，前托里特州财政部多次临时关闭国家税务局在尼穆勒的办公室。这样，国家税务局的官员就不对运送柚木到乌干达的卡车征税。¹⁶⁴ 截至 2020 年 1 月，乌干达市场上每立方米柚木的市场价格保持在 400 美元至 650 美元之间。¹⁶⁵

107. 该国的木材贸易商使用三条主要的国内路线将木材原木非法运输到乌干达：(a) 马格维-阿鲁交界处-尼穆勒；(b) 托里特-马格维-吉特古姆-尼穆勒和(c) 马格维-帕瓦尔-罗博内。

¹⁵⁸ 见 <https://comtrade.un.org>。

¹⁵⁹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托里特和朱巴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一名成员、社区代表和一名柚木贸易商的访谈。

¹⁶⁰ 2020 年 1 月，在朱巴、托里特和坎帕拉与一名柚木贸易商、一名社区代表和一名当地官员的访谈。

¹⁶¹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托里特和朱巴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一名成员、社区代表和一名柚木贸易商的访谈。

¹⁶²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托里特和朱巴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一名成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

¹⁶³ 2020 年 1 月，在托里特与一名当地官员、一名南苏丹国家警察局警官、社区代表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成员的访谈。

¹⁶⁴ 2020 年 1 月，在托里特与南苏丹国家警察局工作人员、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代表、一名地方官员和一名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

¹⁶⁵ 2020 年 1 月，在朱巴和托里特与一名柚木贸易商和社区领袖的访谈。另见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热带木材市场报告》，第 23 卷，第 2 号，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31 日。可查阅：www.itto.int/files/user/mis/MIS_16-31_Jan2020.pdf。

I. 非法采伐：幸运之友贸易和建筑公司的例子

108. 专家小组核实了一家公司(幸运之友贸易和建筑有限公司)¹⁶⁶ 的非法采伐活动。自 2018 年以来，幸运之友公司在东赤道州杰里亚地区的凯泰尔区有采伐特许权。凯泰尔群落的成员反对伐木，但幸运之友公司无视这些关切，该社区也没有因非法开采而得到补偿。¹⁶⁷ 2019 年 6 月，凯泰尔区专员召集当地官员，就幸运之友公司的采伐补偿问题与该群落成员进行一次公开讨论。之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行政和财务主管约翰逊·朱马少将批评了该专员，此人后来被迫离任；专家小组在其 2019 年临时报告中提到了这位少将在该地区伐木中的商业利益。¹⁶⁸

109.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第 7 师第三旅总部设在托里特，在乌干达边境为运送幸运之友公司的原木提供武装保护。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为每辆卡车提供了两名士兵，报酬约为每辆卡车 900 美元至 1 000 美元。¹⁶⁹

110. 2019 年 6 月，前托里特州州长解雇了税收专员，因为该专员没有报告非法伐木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因为他与伐木公司签署了不透明的合同。¹⁷⁰ 据估计，五个县非法采伐造成的总损失超过 10 万美元，¹⁷¹ 其中包括幸运之友公司开展业务的 Ikotos 县杰里亚地区损失的 5.6 万美元。¹⁷² 根据专家小组进行的访谈，提到了幸运之友公司在该专员被解除职务方面的作用。¹⁷³

111. 专家小组证实，幸运之友公司也在中赤道州、特别是在莱尼亚亚县的洛卡地区开展业务。为了保护这些伐木地点，幸运之友公司依靠当地的帕朱鲁族裔民

¹⁶⁶ 见保密附件 2。

¹⁶⁷ 2020 年 1 月，在坎帕拉、朱巴和托里特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代表、社区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

¹⁶⁸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坎帕拉、朱巴和托里特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一名代表、社区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

¹⁶⁹ 2020 年 1 月，在托里特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一名代表、社区代表、非政府组织人员和一名地方官员的访谈。

¹⁷⁰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朱巴和托里特与一名地方官员、一名柚木贸易商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另见 Tamazuj 广播电台的报道，《托里特税务局专员在暴露腐败问题后被解职》，2019 年 6 月 9 日。

¹⁷¹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和托里特与社区成员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一名代表的访谈。另

见 Tamazuj 广播电台的报道，《托里特州长部分改组了内阁》，2019 年 8 月 26 日。

¹⁷² Ijoo Bosco, 《针对农业部长的不信任投票-托里特》，Eye 广播电台，2019 年 6 月 7 日。

¹⁷³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托里特和朱巴与社区代表、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一名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访谈。

兵——赤道大区不结盟力量。¹⁷⁴ 专家小组已经要求幸运之友公司管理层提供有关上述付款和其他非法活动的资料。¹⁷⁵ 迄今为止，专家小组尚未收到任何回复。

四. 最新政治情况：持久和平的前景和该区域的作用

112. 会员国，特别是南苏丹的邻国，在推动组建重振民族团结过渡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区域调解人启动的突破性政治妥协为基尔先生、马沙尔先生和其他主要政治领导人开启了为期三年的过渡政府。

113. 尽管如此，正如专家小组 2019 年中期报告所做的进一步解释，尽管国际社会的努力打破了在组建重振民族团结过渡政府问题上的僵局，但重振和平协议的调解人和签署方继续无视协议的执行。专家小组注意到，区域会员国和该协议的区域签署国安排了大多在公众视线之外的政治交易，导致协议在区域内的执行有选择性和不完整。这种做法没有认识到国家机构、经济治理改革、包容性公民意识、法治和问责制的必要性，因此给继续取得政治进展带来了风险。¹⁷⁶

A. 对落实和平和国际努力的各种承诺

114. 尽管在伊加特主持下于 2018 年 9 月签署了重振和平协议，但过渡政府是在经过 17 个月的长时间拖延后才成立的。伊加特多次在最后一刻的政治干预超控了和平协议和相关增编中商定的框架和时间表。例如，当签署方于 2019 年 11 月同意将过渡预备期延长 100 天时，伊加特承诺在预备期开始 50 天后审查执行情况。¹⁷⁷ 承诺的审查没有发生。

115. 国际社会对执行过渡预备期任务的支持不均衡，表明该区域对 2471(2019) 号决议予以延长的安全理事会制裁规定没有给予正常有序的支持。例如，专家小组注意到，尽管 2019 年 10 月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前主席在访问该区域期间发出呼吁，但邻国各自的海关实体没有根据经第 2471(2019) 号决议延长的第 2428(2018) 号决议第 8 段向委员会提交任何有关武器禁运的检查报告。

B. 乌干达军队违反武器禁运

116. 包括乌干达在内的主要担保国在支持南苏丹和平努力中发挥了有影响力的政治作用，这与乌干达军方未经授权在南苏丹境内的存在形成了鲜明对比。自 2018 年以来，专家小组一直报告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在南苏丹境内活动(见 S/2018/1049、S/2019/301 和 S/2019/897)。

¹⁷⁴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坎帕拉、朱巴和托里特以及通过电话与民族拯救阵线、苏人解运动-前被羁押人员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代表及社区代表的访谈。

¹⁷⁵ 专家小组存档的文件。

¹⁷⁶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朱巴、内罗毕、坎帕拉和罗马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反对派运动联盟和反对派联盟高级代表及民间社会人士、外国外交官和区域情报人员的访谈。

¹⁷⁷ 同上。

11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收到的多份经证实的报告称，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人员存在于中赤道州诸多地区，包括莫罗博和坎加之间的古卢姆比地区。专家小组还核实了关于乌干达人民国防军部队在夜间通过非官方过境点，例如中赤道州的戈博罗和加兰巴过境点进入南苏丹的多份报告。¹⁷⁸

118. 专家小组注意到，自安全理事会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实施武器禁运以来，乌干达没有按照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5 段规定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延长的要求，向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申请准许军队进入南苏丹领土的任何豁免。

C. 苏丹的政治调解和违反武器禁运

119. 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席 Mohamed Hamdan Dagalo(又名 Hemedti)中将协助组建南苏丹新政府，陪同筹备组建政府的马沙尔多次访问朱巴，保证他的安全。同时，Hemeti 继续在朱巴与苏丹武装团体，包括苏丹革命阵线和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拉齐兹·希卢派举行和平会谈。

120. 据参与两次调解的多名消息人士称，重振和平协议的执行与涉及苏丹的和平会谈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不可分割。¹⁷⁹ 例如，Hemedti 中将试图利用他与马沙尔的赞助关系，要求朱巴支持软化南苏丹武装团体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拉齐兹·希卢派领导人的立场。¹⁸⁰ 多名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消息人士告诉专家小组，马沙尔在最后一刻进入政府是被苏丹、乌干达和国际社会“强迫”的，马沙尔先生“现在是朱巴的囚犯”。¹⁸¹ 这种错综交织的关系带来了风险，使重振和平协议的执行依赖于苏丹在和平会谈中取得的进展。

121. 此外，正如专家小组在上文第 39 和 40 段中的详述，苏丹情报总局违反了第 2428(2018)号决议规定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延长的武器禁运。专家小组向苏丹当局通报了调查结果。苏丹回应说，“关于绿旗航空公司参与武器走私的信息是不真实的”，又说，“绿旗航空公司刚刚在两国合作框架内向南苏丹共和国运送了一批军装”。¹⁸² 专家小组注意到，向南苏丹供应军装必须根据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5(f)或 5(g)段，在供应之前向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豁免请求并经其批准，但委员会没有收到这种请求。¹⁸³

¹⁷⁸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坎帕拉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民间社会人士、社区领导人、国际非政府组织、苏人解反对派和民族拯救阵线人员、区域情报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⁷⁹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区域情报人员、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和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拉齐兹·希卢派代表以及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⁸⁰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区域情报人员和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⁸¹ 2020 年 2 月，通过电话与一名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高级代表的访谈。

¹⁸² 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20 年 2 月 14 日回复专家小组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信函的普通照会。

¹⁸³ 委员会审议并批准了 2019 年另一会员国提出的类似豁免请求。

D. 与州数目及其边界有关的风险

122. 州数目从 32 个减少到 10 个——这是在重振和平协议框架之外商定和宣布的——带来了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风险。特别是皮博尔和鲁文两个新行政区的成立，立即引起了反对派的反对，因为给予这些地区特殊地位是作为一种经济和安全奖励。¹⁸⁴ 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专家小组，基尔先生阵营中的强硬派以及 32 个州的前州长和丁卡人社区领导人反对基尔先生恢复 10 个州的最后决定。¹⁸⁵

123. 基尔先生决定将鲁文行政区从团结州的领土中分离出来，仍按原先的 10 个州划界，这对社区产生了经济影响。大先锋营运公司经营的作业油井约 80% 位于鲁文行政区。¹⁸⁶ 根据《石油收入管理法》，产油州有权获得本州境内产生的石油收入的 2%。¹⁸⁷ 因此，根据南苏丹 2019/20 年度预算计算和石油生产预测，从大先锋营运公司作业油田出产石油的各州在 2020 年有权获得约 800 万美元。¹⁸⁸ 因鲁文的设立，团结州现在必须分享这些资金。

E. 未解决的冲突结构性原因

124. 过渡政府的成立为重振和平协议签署方之间进行真正的对话创造了更好的机遇，符合“包容各方政见”式国家政治逻辑。

125. 在这一脆弱的政治开端，专家组注意到大多数南苏丹人尚未享受到和平红利。重振和平协议第 5 章概述的政府司法问责承诺仍未兑现，南苏丹混合法院的组建继续推迟。签署方也基本上没有解决冲突的经济层面及其与当前政治体制的联系。重振和平协议第 4 章概述了改善国内经济治理的详细步骤，经济治理因公共资金流失和公共资源被挪用而限于困境，安全理事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5 段表示关切，因为这些因素对南苏丹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风险。

126. 过渡预备期任务未完全执行或拖延执行，突出表明过渡期司法、结构性治理改革和财政问责制未得到充分重视。¹⁸⁹ 专家小组注意到，重振和平协议第 4 章和第 5 章旨在打击长期存在的司法不惩罚犯罪和经济不当行为。在这方面，该协议为解决冲突的动因，包括经济资源分配不公和治理不善等问题提供了框架。

¹⁸⁴ 2020 年 2 月，通过电话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和反对派联盟高级代表的访谈。

¹⁸⁵ 2020 年 2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重振民族团结过渡政府代表、前州长、社区领导人和长老的访谈。

¹⁸⁶ 2020 年 1 月至 2 月，通过电话与外国外交官、一名南苏丹记者、一名智库分析师和一名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¹⁸⁷ 有意纳入重振和平协议的《石油收入管理法》第八章第 29.1 条规定，产油出产州应获得石油净收入的 2%，这些州的社区应获得石油净收入的 3%。

¹⁸⁸ 数字计算依据：Salvatore Garang Mabiordit，“2019/20 财政年度预算演讲”，财政和规划部，2019 年 6 月；Salvatore Garang Mabiordit，“2019 年/20 财政年度核定预算账簿”，财政和规划部，2019 年 12 月，可查阅：<http://grss-mof.org/documents/1>。

¹⁸⁹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朱巴、罗马、内罗毕、坎帕拉、喀土穆和亚的斯亚贝巴以及通过电话与重振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前代表、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反对派运动联盟和反对派联盟领导层、民间社会人士以及机密消息来源人士的访谈。

127. 罗马圣艾智德团体的倡议是政府与非签署方之间进行公开对话的唯一渠道，非签署方对冲突的根源感到关切。然而，根据专家小组取得的信息，基尔先生打算说服反对派运动联盟领导人返回朱巴加入重振过渡政府，以换取政府职位和其他机会，包括现金付款。¹⁹⁰

128. 反对派运动联盟领导人拒绝“完全在本国政治精英中分配政治职位”。¹⁹¹ 其领导人坚定认为，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解决南苏丹冲突的根源”。¹⁹² 专家小组注意到，自 2013 年冲突开始以来，政府通过签署《关于南苏丹和平进程的罗马宣言》第一次承认了这一问题(见附件 7)。¹⁹³

五. 执行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129. 根据第 2428(2018)号决议所作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延长的规定，专家小组继续收集、审查和分析关于会员国执行针对 8 名被指认个人的资产冻结措施的信息。

130. 专家小组通过肯尼亚和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资产冻结措施执行情况以及有关内罗毕和坎帕拉财产所有权的请求向这两个国家发出了信函。¹⁹⁴ 迄今为止，专家小组没有收到任何答复。然而，在调查 8 名被指认个人的资产时，专家小组证实，乔克·里亚克中将通过代表他行事的商业代理人在坎帕拉购买了一所房子。¹⁹⁵ 对此，专家小组指出，安全理事会规定的实施个人制裁的标准包括直接或间接为委员会指认的个人或实体行事或代表他们行事(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4(i)段)。

13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除了中期报告中报告的两起违反旅行禁令事件，专家小组没有确认任何其他违反旅行禁令事件。但是，2020 年 1 月、2 月和 3 月，德

¹⁹⁰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罗马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 Thomas Cirillo 将军、保罗·马隆将军、Pagan Amum 和 Oyay den Ajak 将军的访谈。

¹⁹¹ 同上。

¹⁹² 2020 年 1 月，由总统特使巴纳巴·马利亚·本杰明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还包括内阁事务部长马丁·埃利亚·洛穆罗、前卡波埃塔州长 Luis Lobong 和国家安全部国内安全局局长 Akol Koor Kuc 中将。参加讨论的反对派运动联盟人员包括民族拯救阵线领导人 Thomas Cirillo 将军、正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 Pagan Amum 以及南苏丹联合阵线/军队领导人、受制裁个人保罗·马隆·阿万将军，阿万将军为出席和谈而获得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豁免。在罗马与两个代表团的成员的访谈。

¹⁹³ 2020 年 2 月，在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 Thomas Cirillo 将军、保罗·马隆将军和 Pagan Amum 的访谈。

¹⁹⁴ 专家小组存档的文件。

¹⁹⁵ 该房产的实际地址是：Kyadondo estate 249, plot 1215。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朱巴和坎帕拉与一名南苏丹非政府组织成员、一名苏人解运动反对派中层政治官员、一名苏人解运动反对派驻乌干达政治协调员、一名坎帕拉调查记者、一名苏人解运动反对派在内罗毕活动人员、一名住在美国的南苏丹侨民、一名苏人解运动反对派政治官员和一名苏人解运动-前被羁押人员团体成员的访谈和通信。另见 The Sentry, “War crimes shouldn’t pay: stopping the looting and destruction in South Sudan”, 2016 年 9 月。

国和意大利分别四次请求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对保罗·马隆将军给予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豁免，准许他参加圣艾智德团体调解的和平谈判。委员会逐一批准了豁免请求。

六. 建议

132. 专家小组建议：

(a) 为确保和平协议签署方和非签署方履行对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承诺，并在南苏丹共和国和重振和平协议框架内解决分歧，安全理事会应维持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4 至 6 段规定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延长的对南苏丹全境的武器禁运。专家小组评估认为，政府部队和其他武装团体整编纳入必要联合部队是一个脆弱的进程，如果允许武器进入南苏丹，这一进程将面临风险；

(b) 为贯彻安全理事会的目标，允许按照程序就运送武器禁运所禁止的设备给予通知或申请豁免，安理会应考虑修正武器禁运，授权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根据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5(f)段所述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的规定，检查经委员会批准豁免后进入南苏丹的货物；

(c) 为确保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以及重振和平协议第 2.1.10 条，委员会应致函南苏丹，敦促该国：(a) 避免使用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战争手段；(b) 停止任何强行招募儿童或成人的行为，鼓励国家立即查明并释放任何被强行招募的儿童或成人；(c) 立即对性暴力、性别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指控进行迅速、独立、公正和彻底的调查，确定政府控制区或反对派部队控制区的指挥责任；

(d) 为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应对与财政不当和挪用公共资源相关的风险，即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5 段所述的令安全理事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委员会应致函在南苏丹石油生产中涉有经济利益的会员国即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及从事南苏丹原油生产、销售或服务的国际公司。鉴于国家安全部控制着接受国际石油公司合同的企业，而专家小组报告称该部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见上文第 28 至 32 段和 S/2019/897)，这封信函应按照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建议，概述在南苏丹做生意的最佳做法，该《指导原则》为防止和应对企业活动所涉对人权不利影响的风险确立了全球标准；¹⁹⁶

(e) 为确保过渡政府不再沿袭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的财务做法，并立即采取步骤防止挪用公共资源行为对南苏丹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委员会应鼓励寻求向过渡政府提供财政或实物援助的会员国回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财务准则。¹⁹⁷ 此外，重振和平协议第 4 章呼吁对公共收入进行透明和负责

¹⁹⁶ 关于《指导原则》的更多信息见 A/HRC/17/31。

¹⁹⁷ 具体见《公约》第 62 条。

任的管理，其中第 4.14.8 条要求“重振民族团结政府的所有财政收入、支出、赤字和债务均应入账，信息应向公众开放”，以消除滥用和挪用公共资金的隐患；

(f) 为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资产冻结措施得到切实执行，委员会应致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其政府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央银行、国家税务局、金融监测机构以及土地和住房部，提交委员会制裁名单上的 8 名南苏丹被指认个人名单。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要求上述会员国回信，说明会员国采取了哪些步骤执行资产冻结措施并扣押被指认个人及代其行事者的资产。

七. 附件

Annex 1: Map showing the route between Bentiu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Site (PoC) and Dhorbor (SPLA-IO HQ)¹



¹ GIS original map, amended by the Panel to reflect places that were not shown.

Annex 2: Riverside facility operated by NSS

1.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e existence of an ISB extrajudicial detention and torture site in Juba, known as 'Riverside'.² This is located inside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ISB's Division for Operations, commanded by Major General Achiech Kuot Kuot. The detention facility, Riverside, is run by ISB Major Wol Dhel Thong.³
2. The Riverside detention facility is divided into two. In the lower section of Riverside, a large space known as the 'verandah' holds most of the detainees in communal cells. In this section, most detainees have been NSS officers that have been held for varied amounts of time for disciplinary purposes or for disobeying orders. These officers were detained on direct orders from their commanders.⁴ In the 'verandah,' ISB officers have also detained civilians under the allegation of their support for opposition forces.⁵ Based on a variety of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operations in Riverside, these detainees have been beaten and tortured, then compelled to pay a ransom to ISB officials in order to be released.⁶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Riverside detention facilities' commander, Major Thong has coordinated all these detentions and requests for ransoms.⁷
3. In the upper section of Riverside there are four isolation rooms, which are known as 'shells' and mostly has contained civilians accused of having political affiliation with the opposition.⁸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detention in the isolation rooms at Riverside has occurred under direct orders from Lt. Gen. Akol Koor Kuc.⁹ In the shells, living conditions have been extremely degraded. The cells are extremely small, preventing detainees from laying down. The detainees have rarely been allowed to leave their cells. While food has been provided twice a day and consists of rice (or posho) and beans, the detainees have had no access to any potable water, and have used river water through a pipe in the toilet for drinking.¹⁰ The prisoners, most of whom have been detained in the shells for long periods of up to one year,¹¹ have not been entitled to any medical attention, nor have the detainees had any access to legal representation or family visits.¹²
4. The Panel confirmed that detainees died in 'Riverside',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eith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ditions in the facility or from torture. The torture in Riverside has included beatings with objects as well as a practice of tying the legs and arms of detainees and hanging them upside down.¹³ ISB officials transported deceased detainees to SSPDF barracks in Juba known as 'Giada,' which includes a cemetery of mass burials of those who died in detention of either the NSS or SSPDF MI.¹⁴

² 'Riverside' is located on the Nile river between the Immigration and Police facilities.

³ These facilities also host the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 within the Division for Operations, commanded by Brigadier General Deng Kuac Kuac. This squad is responsible for undercover extrajudicial operations, such as threatening, kidnapping, tortures and killings, against individuals perceived as a threat to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and the ISB.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these operations are executed under direct orders from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SB. Interviews; NSS high-ranking offic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locations withheld, by phone;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⁴ Ibid.

⁵ Interviews with South Sudan's security sector offic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⁶ Ibid.

⁷ Interviews with NSS high-ranking offic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by phone;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⁸ Ibid.

⁹ The Panel interviewed multiple confidential sources who had seen these written orders. Ibid.

¹⁰ Interviews with NSS offic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by phone;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¹¹ Ibid.

¹² Detention officers only allow prisoners to go to medical facilities on their own money when they vigorously protest or go on hunger strikes. Ibid.

¹³ Ibid.

¹⁴ Interviews with South Sudan's security sector offic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Annex 3: Abuses and actions contrary to the R-ARCSS by the SSPDF MI

1. On 15 February 2019, President Salva Kiir Mayardit appointed Major-General Rin Tueny Mabor Deng, known as ‘Janafil,’ to head the SSPD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¹⁵ Since the inception of his mandate,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Maj. Gen. Tueny has directed activities that overtly contravene the R-ARCSS and pose a threat to peace and security in South Sudan.
2. Under Tueny’s direct orders, SSPDF MI officers have abducted and detained dozens of civilians, outside the legal judicial process, who the SSPDF MI has accused of either supporting civil society groups that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or for allegedly backing opposition forces¹⁶ According to multiple corroborated testimonies, the MI has abducted civilians on the street and in hotels in Juba and other locations in South Sudan, for allegedly supporting the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 (NAS), SSUF or the SPLM/A-IO.¹⁷ In addition, the MI has facilitated the extrajudicial detentions of active members of the SPLA-IO deployed to Juba and other loc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ansi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prescribed by the R-ARCSS.¹⁸
3.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the MI has detained most of these civilians and SPLA-IO personnel at a detention facility in the MI’s section of the SSPDF barracks in Juba, locally known as ‘Giada.’¹⁹
4.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MI personnel, acting on direct orders from Maj. Gen. Tueny, have beaten and tortured the Giada detainees in order to force them to pay significant bribes for their release. The MI even has compelled some detainees to sign away titles related to land possessions in Juba and other locations to Maj. Gen. Tueny.²⁰ The Panel also corroborated the poor conditions in Giada facilities. There are no toilet facilities, detainees have been forced to defecate in paper and plastic bags, and there has been extremely limited access to food, which prisoners have had to cook for themselves despite not having firewood.²¹
5. The Panel further verified that the MI tortured to death or executed some detainees who refused to pay for their release. For instance, some detainees were shoved, while still alive, in drums filled with stones, and then thrown into the river to die.²²
6.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Aroch Majok is among those kidnapped and detained extrajudicially in Giada. Majok is a civilian who the MI kidnapped with the aim of convincing him to give away a plot of land to Maj. Gen. Tueny. The MI also detained Bec George Anyak, a former State Minister of Finance and Public Service in Eastern Lakes, who was extrajudicially detained in Giada after an attempt to kidnap and kill him in the Panorama hotel on 29 July 2019. Other detainees include a nephew of the former Minister of Defence, Kuol Manyang Juuk, as well as Kuol Abu Alab, Stephen Wani and Buk Akon.²³

¹⁵ See Eye Radio, Kiir names new MI chief, 15 February 2019: <https://eyeradio.org/kiir-names-new-mi-chief/>

¹⁶ Interviews with SSPDF MI operatives, security sector high-ranking officers, civil society, community lead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December 2019-February 2020.

¹⁷ Ibid.

¹⁸ Ibid.

¹⁹ ‘Giada’ in Arabic means ‘military barracks’. Interviews with SSPDF MI personnel, security sector high-ranking officers, civil society, community lead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December 2019-February 2020.

²⁰ Ib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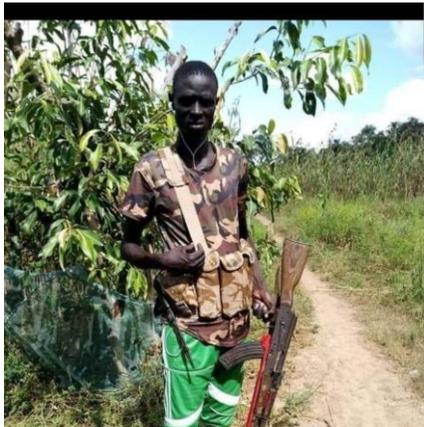
²¹ Interviews with SSPDF MI personnel,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²² The Panel has on its file a list of confirmed individuals executed in Giada facilities by MI personnel under orders from Maj. Gen. Tueny. Interviews with SSPDF MI personnel, security sector officers, civil society, community lead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²³ Interviews with SSPDF MI personnel,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 withheld; December 2019-February 2020.

7. The Panel also corroborated that Maj. Gen. Tueny, who hails from Yirol and was the governor of Eastern Lakes state from December 2015 to February 2017, violated article 2.1.8 of the R-ARCSS.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peace agreement in 2018, Tueny recruited, trained and armed a militia of over 1500 youth who had lived in the cattle camps in Aidor and Wunthou areas of Lakes.²⁴ The MI provided the militia with arms and uniforms on direct orders of Maj. Gen. Tueny.²⁵
8. Furthermore, in December 2019 and January 2020, Maj. Gen. Tueny managed to divert MI stocks of ammunition and weapons, including heavy artillery and RPGs,²⁶ to militias under his control in former Southern Liech state (Panyiar), and Eastern Lakes (Wunthou, Adior and Pagarau).²⁷ Multiple corroborated witnesses told the Panel that Tueny stockpiled the weaponry in preparation for a possible offensive into areas inhabited by Nuers in former Southern Liech state, and considered favourable to the SPLM/A-IO.²⁸ In January 2020, Maj. Gen. Tueny also sent one of his sons, Ater Tueny Mabor Deng, with instructors to the training camps mentioned above.²⁹ This action was in contravention of article 2.2.3.2 of the R-ARCSS and the broader transi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9. In early February 2020, then Eastern Lakes Governor Lieutenant General Mangar Buong Aluenge and Maj. Gen. Tueny agreed to set up a new round of recruitment in former Eastern Lakes State.³⁰ The two also agreed to bring new weapons and ammunitions into the area. As of February 20, the Panel verified that a military training ground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Adior and the plans to distribute weapons and ammunitions continued.³¹ These actions are in contravention of article 2.1.8 of the R-ARCSS.

Maj. Gen. Tueny-controlled militiaman in Wunthou, February 2020



²⁴ Interviews with SSPDF MI personnel, security sector high-ranking officers, civil society, community lead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²⁵ Ibid.

²⁶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at least two 12mm anti-aircraft machines, nine PMKs, and three RPGs were moved from Juba into Eastern Lakes State's locations at that time. Interviews with SSPDF MI personnel,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²⁷ See photo.

²⁸ Ibid.

²⁹ Interviews with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³⁰ Interviews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community lead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locations withheld; February 2020.

³¹ Ibid.

Maj. Gen. Tueny's militia moving guns to Eastern Lakes



Ater Tueny Mabor Deng travelling to Yirol on a chartered plane with military instructors, January 2020



Ater Tueny Mabor Deng is the first individual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icture.

Maj. Gen. Tueny's freshly recruited forces transfer to training camps, EasternLakes, February 2020



Annex 4: Violations of the ceasefire in Maiwut county

1. As the Panel reported in its 2019 interim report (see [S/2019/897](#), Annex B), the government exploited political divergences and sub-ethnic tensions to provoke proxy conflicts within the SPLM/A-IO and to weaken the unity of Machar's powerbase.³² In the former Maiwut state (also known as Adar state), government leaders, including Vice President Taban Deng Gai, and NSS and MI senior officers influenced Major General James Ochan Puot's defection, in September 2019, from the SPLA-IO to the government.³³ Subsequently, Ochan formed a Provision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uncil (PMPC) that took control of Maiwut tow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³⁴
2. The Panel has further corroborated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Maj. Gen. Ochan. The government provided Ochan with about \$2 million cash.³⁵ In addition, the SSPD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chief, Maj. Gen. Tueny, and the then Governor of former Maiwut state, Bol Ruach Rom, supplied Ochan with weaponry and ammunition from SSPDF bases in Pagak and Nasir, in violation of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greement (CoHA) signed in December 2017 and of article 2.1.10.4 of the R-ARCSS.³⁶
3. With the aim of mounting an offensive against SPLM/A-IO positions in Turu and Jekou to take over their bases, Maj. Gen. Ochan recruited and trained Cie-Waw ethnic militias, violating article 2.1.8 of the R-ARCSS.³⁷ Maj. Gen. Ochan built a training camp in Maiwut town to train around 1,000 armed men, including child soldiers,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2.1.10.3 of the R-ARCSS, under the command of Brigadier General Chuol Yoa Gok.³⁸ Ochan recruited another force of at least 800 militiamen in villages outside Maiwut town, along the river banks of a river locally known as 'Jockier.' To build the militia, Ochan forcibly recruited young men and children by exerting pressure on community chiefs, asking them to either contribute men to his force or donate cows or goats.³⁹
4. On 6 August 2019, Ochan's militia attacked and overran Turu, the SPLA-IO established cantonment site.⁴⁰ In December 2019, Ochan's militia attacked and tried to overrun the SPLM/A-IO headquarters in Jekou. The SPLA-IO repulsed Ochan's forces.⁴¹ Both attacks violated the December 2017 CoHA and article 2.1.10.7.2 of the R-ARCS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fighting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cluding into Ethiopia, the Ethiopian National Defense Force (ENDF) and the security forces from Ethiopia's Gambella region strengthened defensive positions on the border.⁴²
5. On 5 January 2020, fighting resumed in Wech Gatluak Rik, a loca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PLA-IO.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Ochan's militia attacked SPLA-IO units transporting food, which led to casualties on both sides, in violation of the December 2017 CoHA and article 2.1.10.7.2 of the R-ARCSS.⁴³

³² Interviews with SSPDF MI personnel, SPLM/A-IO senior commande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SPLM/A-IO Taban Deng Gai faction senior representatives, Cie-Waw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Juba, Nairobi, Kampala, Addis Ababa and by telephone; August 2019-February 2020.

³³ Ibid.

³⁴ See Provision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uncil (PMPC) declaration. Ibid.

³⁵ Interviews with Cie-Waw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Juba, Nairobi, Kampala, and by telephone; December 2019-February 2020.

³⁶ Interviews with SSPDF MI personnel, Cie-Waw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Juba, Nairobi, Kampala, and by telephone; December 2019-February 2020.

³⁷ Interviews with Cie-Waw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Juba, Nairobi, Kampala, and by telephone; October 2019-February 2020.

³⁸ Ibid. See photos.

³⁹ Ibid.

⁴⁰ Ib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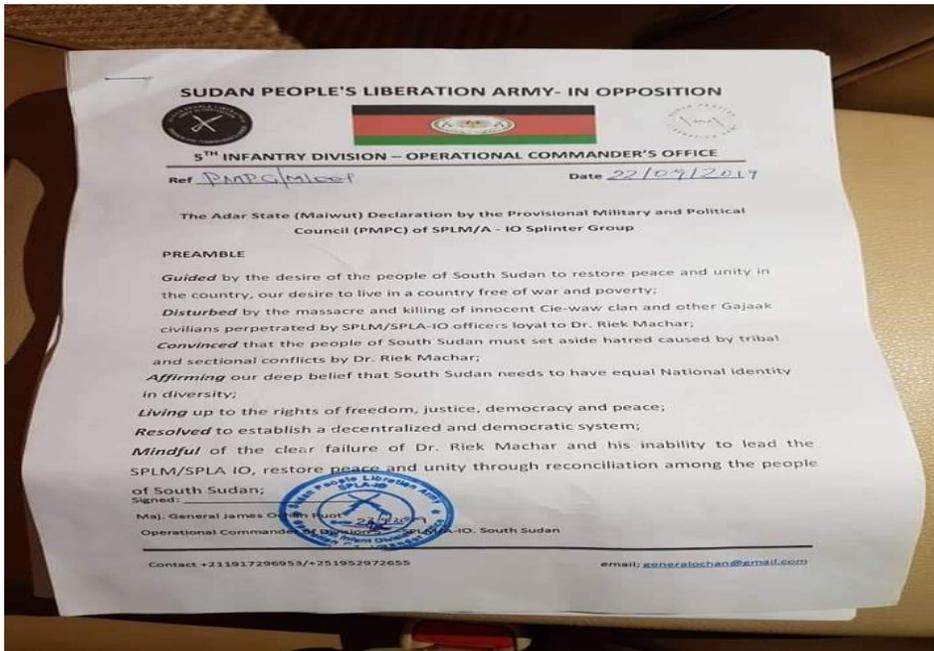
⁴¹ Ibid.

⁴² Interviews with SPLM/A-IO senior commande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Cie-Waw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reg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nel,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Juba, Nairobi, Kampala, and by telephone; December 2019-February 2020.

⁴³ Interviews with SPLM/A-IO senior commande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Cie-Waw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reg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nel,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Juba, Nairobi, Kampala, and by telephone; January-February 2020.

6. Since February 2020, only sporadic fighting has been reported. The government ordered both Ochan and Major General James Khor Chol, SPLA-IO Infantry Division 5 commander in charge of former Maiwut state, to Juba for talks aimed at signing a cessation of the hostilities.⁴⁴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retaliations again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mostly those accused of supporting the SPLM/A-IO, continued. The Panel corroborated reports of killings of civilians,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SGBV), including rapes and maiming of genitals on both men and women and looting,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2.1.10.2 and 2.1.10.5 of the R-ARCSS. The PMPC armed militia mostly perpetrated the violence, acting under direct orders of Maj. Gen. James Ochan Puot and Chuol Yoa Gok.⁴⁵
7. On 11 February 2020, the PMPC and the SPLM/A-IO signed an agreement for a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a retur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RCSS.⁴⁶ Despite the ceasefire declaration, the Panel notes how neither Ochan's militia has been disarmed, nor has there been any cantonment and screening of forces in the former Maiwut state. In particular, the Turu cantonment site for the SPLA-IO was destroyed by Ochan's forces.⁴⁷ Without the disarming and demobilization of forces, the Panel notes the high risk of a resumption of the conflict and violence against the population.⁴⁸ On 19 February 2020, the Panel received information of the killing of two civilians near Jekou by Ochan's militia, in an episode of retaliation against perceived pro-SPLM/A-IO supporters.⁴⁹

Provision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uncil (PMPC) declaration, Maiwut, 22 September 2019



⁴⁴ Interviews with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SPLM/A-IO senior commande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Cie-Waw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Juba, Nairobi, Kampala, and by telephone; January-Februar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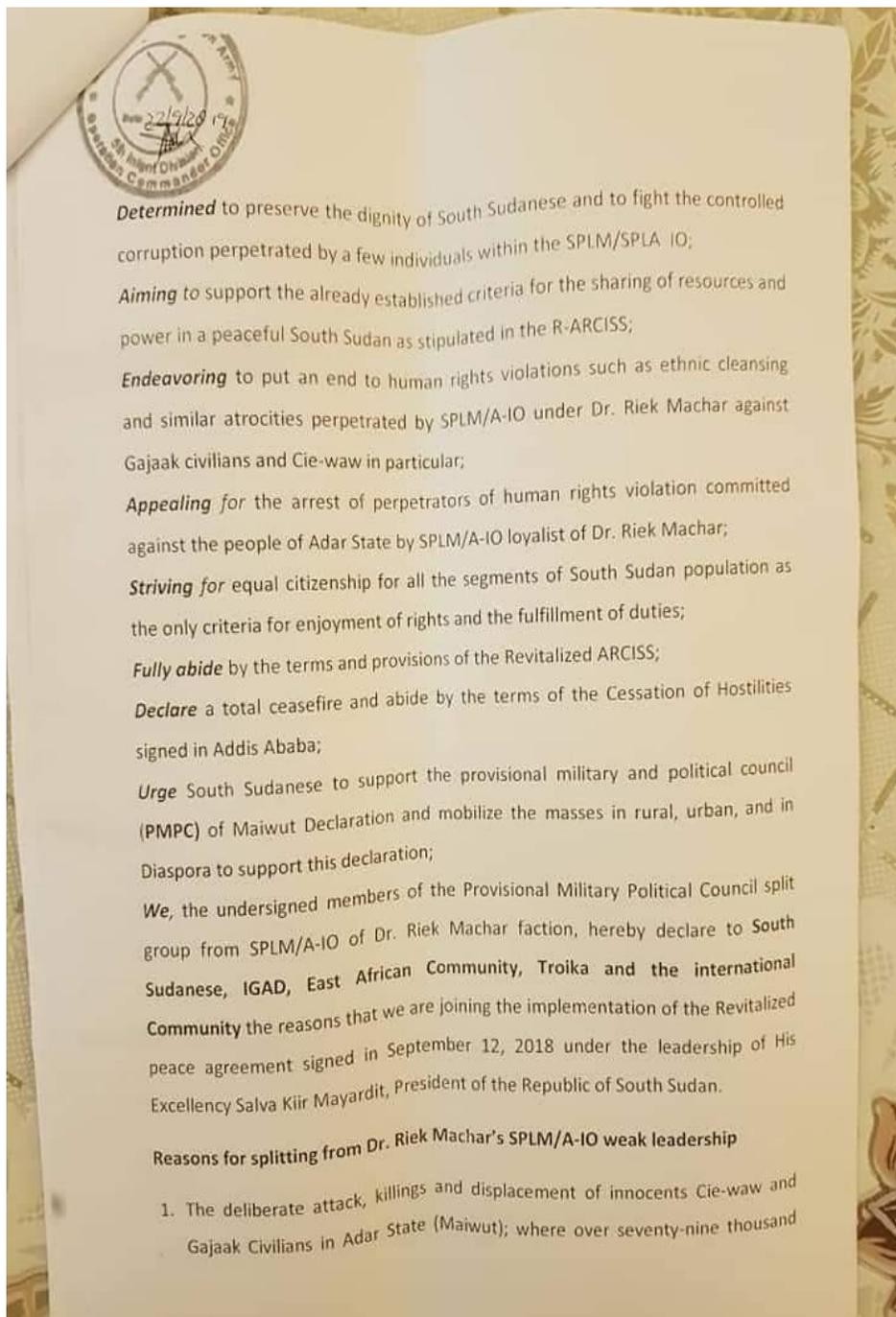
⁴⁵ Interviews with Cie-Waw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NGOs personnel,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Juba, Nairobi, Kampala, and by telephone; January-Februar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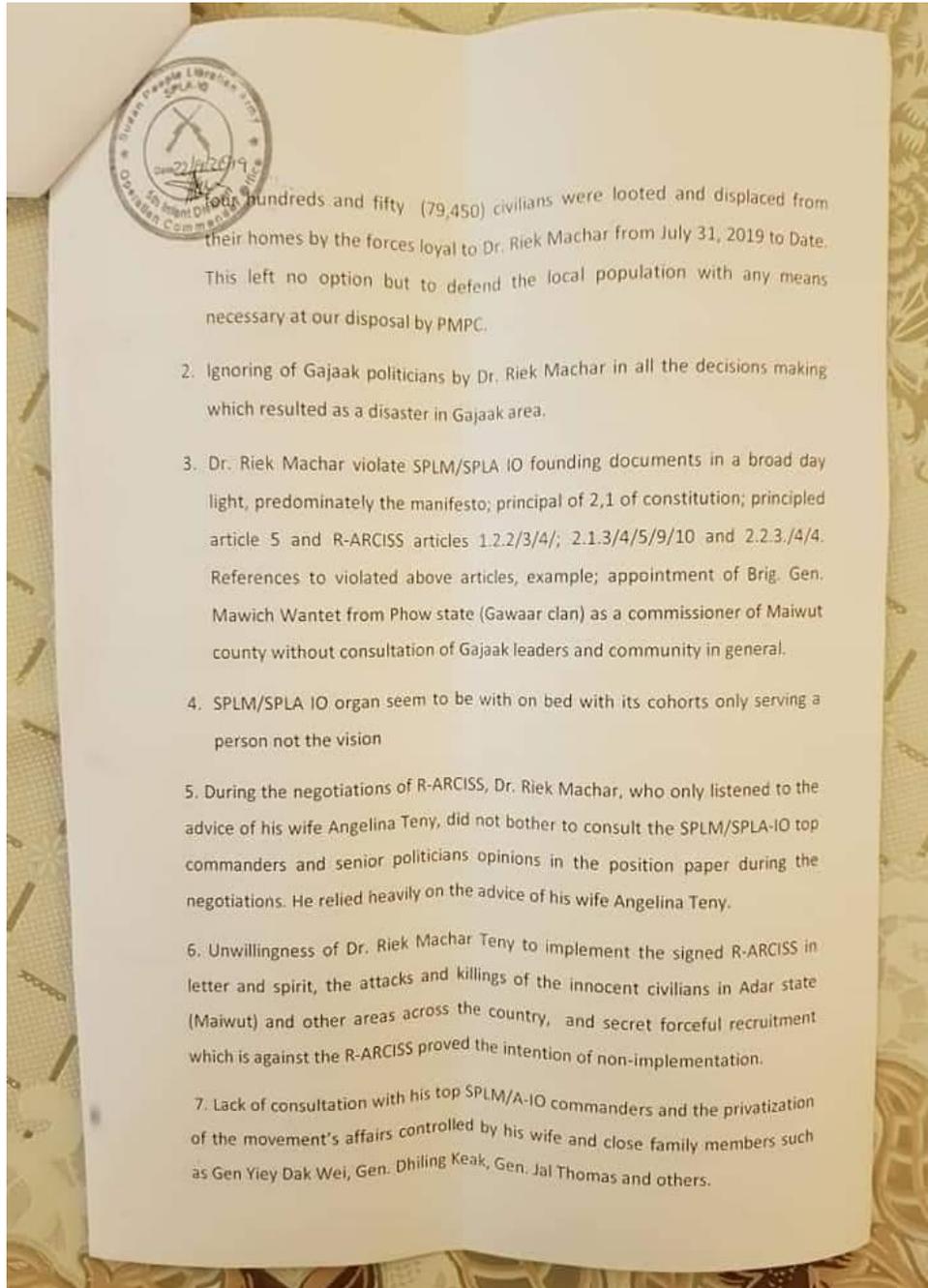
⁴⁶ See Resolution of th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Conference on Maiwut St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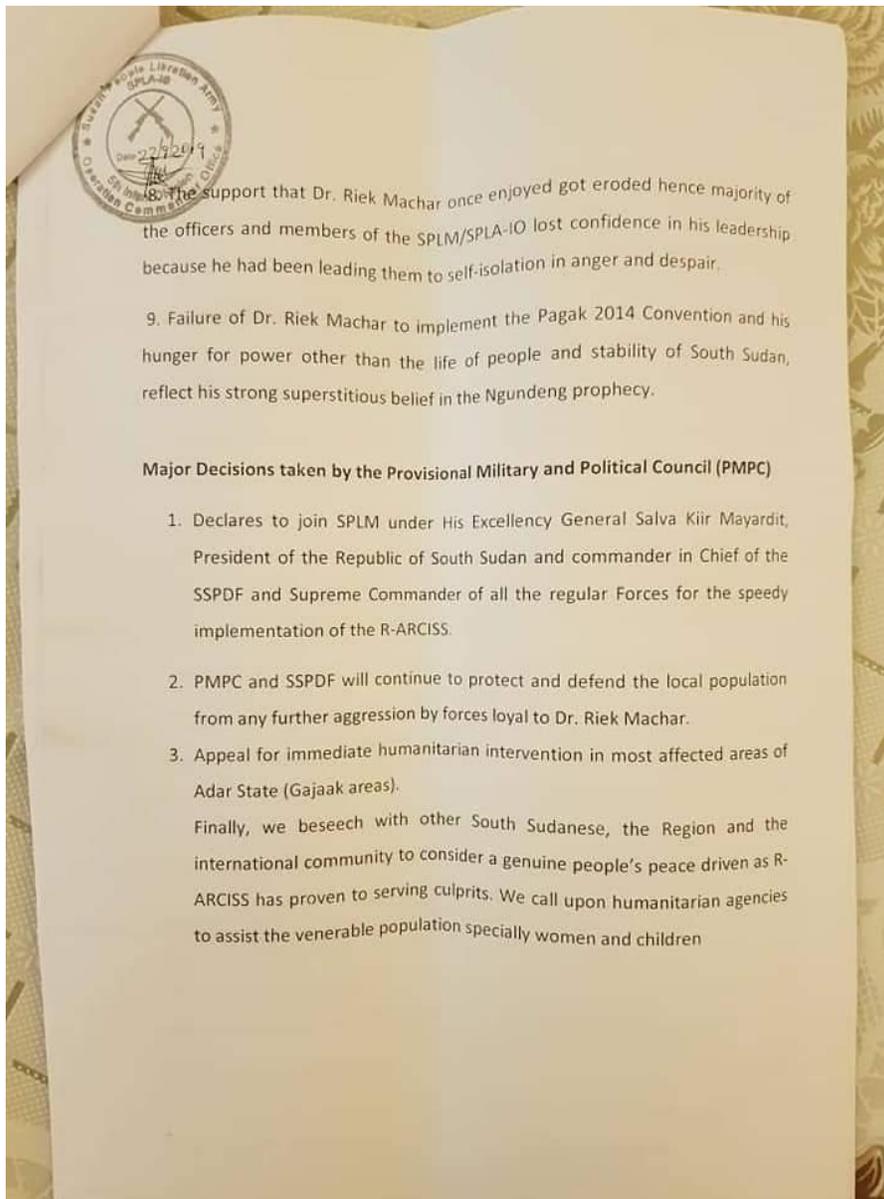
⁴⁷ Interviews with SPLM/A-IO senior commande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Juba, Nairobi, Kampala, and by telephone; December 2019-Februar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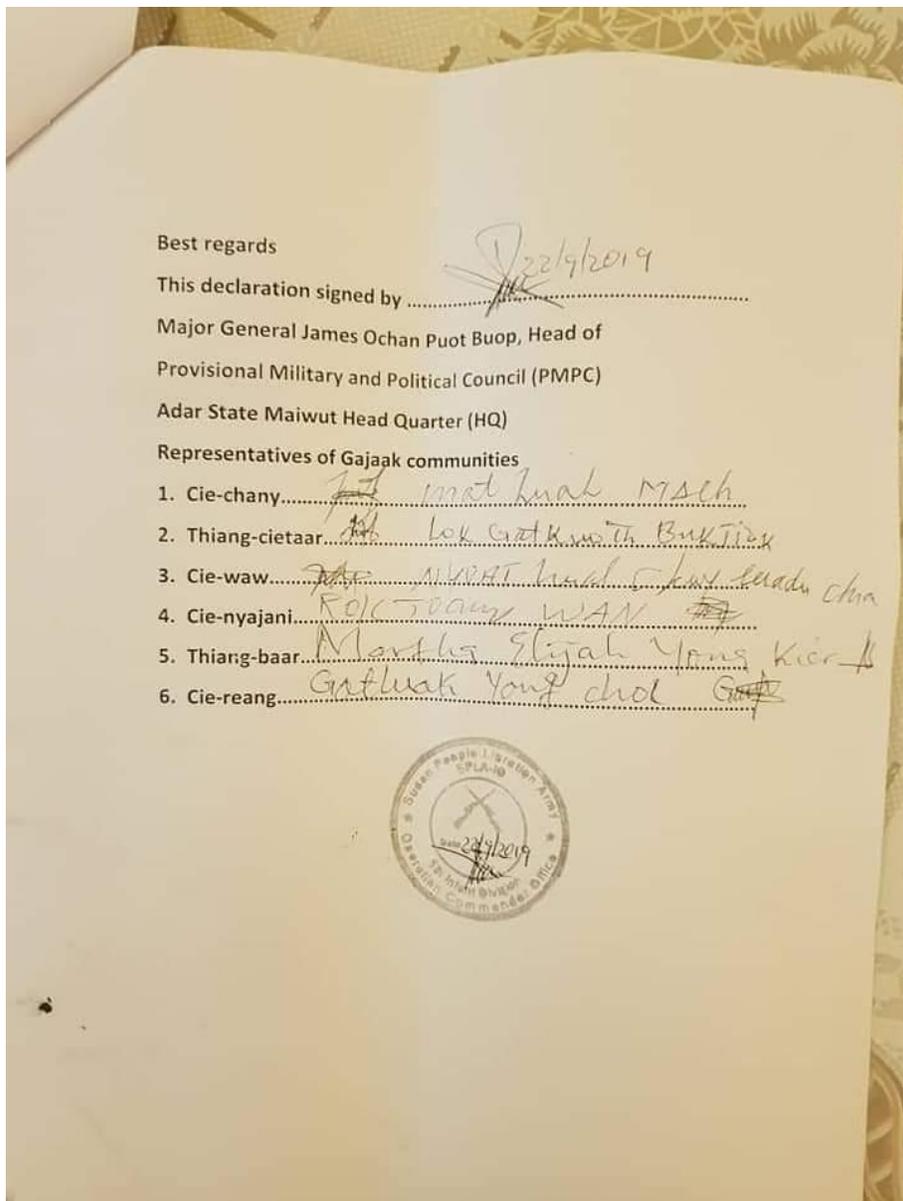
⁴⁸ Ibid.

⁴⁹ Interviews with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Nairobi and by telephone; February 2020.









Maj. Gen. Ochan's militia training centre in Maiwut town



Resolution of th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Conference on Maiwut, Juba, 11 February 2020

February 11, 2020

RESOLUTIONS OF TH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CONFER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LLIED FORCES UNDER THE COMMAND OF MAJ. GEN.
JAMES OCHAN PUOT IN MAIWUT AND THE SPLM/A (IO) FORCES OF THE 5TH
INFANTRY DIVISION IN ADAR STATE BETWEEN FEBRUARY 4 AND 11, 2020 AT
THE PREMISES OF THE NATIONAL PRE-TRANSITIONAL COMMITTEE (NPTC) IN
JUBA, SOUTH SUDAN

Preamble

We, the Delegations of 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Army-In Opposition [SPLM/A (IO)] (Jiokow), Adar State and the Provision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uncil (Maiwut), meeting before th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in Maiwut (PRCRCM), and facilitated by the Joint Defence Board (JDB), at the premises of the National Pre-Transitional Committee (NPTC) between 4th and 11th February 2020:

Aware of the need for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of Adar/Maiwut State in particular and the people of South Sudan in general;

Recognizing the efforts and commitment of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Salva Kiir Mayardit and Dr. Riek Machar Teny-Dhurgon, Chairman and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SPLM/A (IO) to promote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our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Cognizant of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of Adar/Maiwut State as a result of the current violent conflict since July 31, 2019;

Appreciating the contribution by the people of Adar/Maiwut State in the liberation struggles, beginning with the Anya-Nya I, Anya-Nya II and the SPLM/A, leading to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on July 9, 2011;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our differences through peaceful means;

Convinced that unity of the people of Adar/Maiwut State is indispensable and paramount to the suc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vitalized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Conscious of our duty to create a peaceful atmosphere in which our people can enjoy peace like all other South Sudanes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peace and harmony among the people of Adar/Maiwut State; and

Convinced that any practice of dividing our people on the basis of clan-ism and hatred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a political status is unacceptable, and that political issues should be resolved without first pitting communities against one another,

Hereby Resolved the following:

1. By signing these resolutions, we, the Parties, declare a permanent ceasefire to be immediately observed throughout Adar/Maiwut State.
2. The Parties are committed to immediately stop fighting to allow reorganization, screening, training and reunification of forces to take place with immediate effect;
3. The Parties are committed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throughout Adar/Maiwut State;
4. Mobilization for fighting and attacks by either side must stop.
5. Both sides must turn their focu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vitalized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6. There must be a free movement of civil population in and out of both the SPLM/A (IO) and Government controlled areas without escort by either party;
7. There shall be equitable or usual customary sharing of common natural resources by the people of Adar/Maiwut State.
8. South Sudan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Commission (SRRC) shall assess the need for emergency relief throughout Adar/Maiwut State and provide food and non-food items, and rehabilitate the displaced communities.
9. There shall be reconciliation conferences of the people of Adar/Maiwut State, beginning from Juba, Adar/Maiwut State and to any other place where they may be residing.
10. There shall be established a committee to disseminate these resolutions, monitor and verify allegations reported from either side;
11. Each party shall refrain from responding to violations, and shall instead report to the leadership every violation.
12. R-JMEC and CTSAMVM shall support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Adar/Maiwut State by facilitating reconciliation conferences.
13. Issues to do with damages during the conflict shall be discussed by the Gaat-Jaak community reconciliation conferences.

In witness to the above resolutions and having understood their content, we, the signatories below, to these Resolutions, hereby agree to bind ourselves to the above Resolutions and shall abide by th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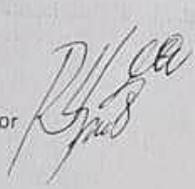
Signed at the National Pre-Transitional Committee, this Eleventh Day of Februar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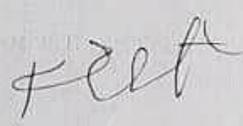
PARTIES:


1. Col. Koang Ruot Ruot Luach
Deputy Governor of Adar State
(Head of the Jikow Deleg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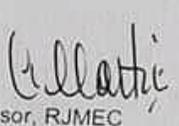

2. Maj. Gen. James Ochan Puot
Leader of the PMPC
(Head of the Maiwut Deleg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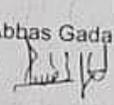
THE COMMITTEE:


1. Lt. Gen. Rin Tueny Mabor
Chair


2. Lt. Gen. Koang Gatkuoth Kerjok
Co-chair

WITNESSES:


1. Colin Martin
Security Advisor, RJMEC


2. Col. Yasir Abbas Gadalla
CTSAMVM

Annex 5: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seven of the eight damaged Mi-24s stored at the SSPDF general headquarters, known as Bilpham



Image Source
GeoEye-1, 2020-02-15 08:40:31 UTC, (C) COPYRIGHT 2020 DigitalGlobe, I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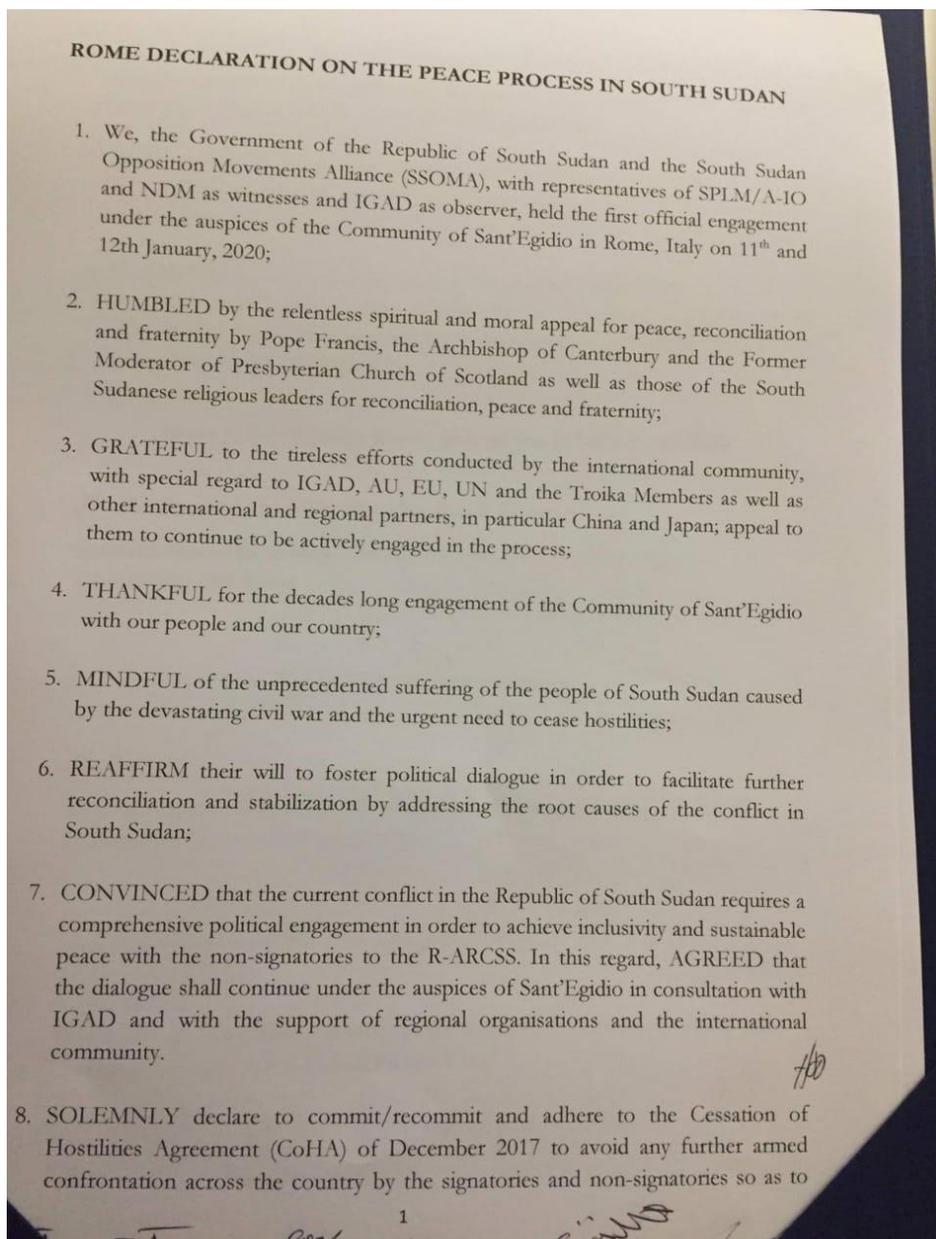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Map No.4606.2 (March 2020)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ection

Annex 6: Third allotment of additional \$40 million transferred to the NPTC

Breakdown of US\$40 million released for Peace Implementation in the 100-Day Extension of the R-ARCSS		
	Allocation (US\$)	Allocation (%)
Funds reportedly released by government (US\$) for R-ARCSS implementation	40,000,000.00	100.00
Total amount directly allocated to security mechanisms (US\$)	16,582,050.00	41.46
Amount retained by the National Pre-Transitional Committee	23,417,950.00	58.54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llocation (US\$)	Allocation (%)
Joint Defense Board (JDB)	3,500,000.00	8.75
Joint Military Ceasefire Commission (JMCC)	4,000,000.00	10.00
Joint Transi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JTSC)	5,000,000.00	12.50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DDRC)	2,000,000.00	5.00
Strategic Defense and Security Review Board (SDSRB)	1,100,000.00	2.75
Ceasefire and Transi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Mechanism (CTSAMVM) Board	131,250.00	3.75
CTSAMVM Technical Committee (CTC)	275,000.00	0.69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Committee (NCAC)	315,800.00	0.79
Reconstituted Join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RJMEC)	260,000.00	0.65
National Pre-Transitional Committee (NPTC)	23,417,950.00	58.54
Total	40,000,000.00	100.00
<i>Source: Juba Eye, [Online]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801382009882723, [Accessed: December 15, 2019]</i>		
Summary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Responsive Governance		

Annex 7: Rome Declaration on the Peace Process in South Sudan, Rome, Italy, 12 Januar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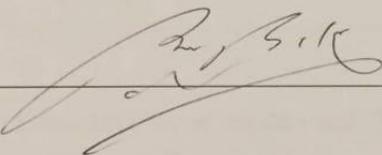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dialogue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This shall come into effect on the 15th of January 2020 00:00 hours.

9. In this regard, we request the Community of Sant'Egidio to convene a meeting with IGA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10. RE-AFFIRM readiness to allow continued and uninterrupted humanitarian access to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population, as consequence of years of conflict and natural disasters.

Done in Sant'Egidio, Rome, Italy on the 12th of Januar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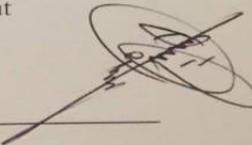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South Sudan

Barnaba Marial Benjamin – Presidential Advisor and Envoy – Head of Government Deleg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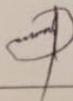


For SSOMA

Thomas Cirillo Swaka, Member of the leadership Council of SSOMA and Chairman of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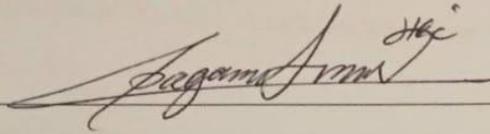


Paul Malong Awan Anei, Member of the leadership Council of SSOMA and Chairman of South Sudan United Front/Ar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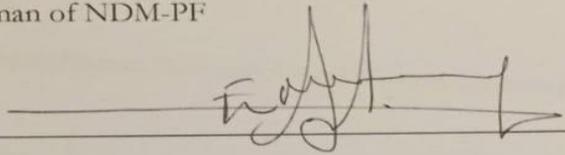




Pa'gan Amum Okiech, Member of the leadership Council of SSOMA and Inter Chairman of Real-SPL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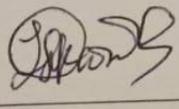
Amanuel Yoanes Yor Akol Ajawin, Interim Secretary General of SSOMA and Chairman of NDM-PF



David Tut Kuyi, Member of SSOMA, Member of UDRM/A



Vakindi Unvu, Member of SSOMA and Chairman of SSNMC



Witness

Henry Dilah Odwar, SPLM-IO Deputy Chairman

